





越縉
國縉

縉縉
縉縉

縉縉
縉縉

縉縉
縉縉

縉縉
縉縉

縉縉
縉縉

縉縉
縉縉

縉縉

縉縉

縉

縉縉

縉縉

縉縉

縉縉

縉縉

縉縉

縉縉

縉縉

縉縉

縉縉

縉縉

縉縉

縉縉

縉縉

縉縉

縉縉

縉縉

縉縉

縉縉

縉縉

縉縉

縉縉

縉縉

縉縉

縉縉

縉縉

縉縉

縉縉

縉縉

縉縉

縉縉

縉縉

縉縉

縉縉

縉縉

縉縉

縉縉



偶然過目聊取一時之快或笑以
華而忘實卽托之古人蓄無絃
琴不求甚解者錄之不暇治于
何有夫序余何能為雖然昔之
序三都者非能賦三都者也今

夫治之為技也聚金熾炭提橐
籥而鼓之則庸夫稚子無不知
其為治者嘗試為之大其說
曰陰陽吾治中火萬物吾治中
材扇以飛廉而椎以豐隆則

豪舉曠觀之士投譚塵而進
矣則又有精言之者人具寸丹
是名大治柱下乾竺猶之乎塵
垢糠粃而况譚天雕龍侈說
鈴者乎汗漫溟濤彼以為大

馬之捶鉤而吾以為叔夜之好
鍛也何者其負非也吾觀廣
居治而詩為古五七言則漢魏
柏梁為排律近體則上下天監
大曆間為歌行為絕則青蓮

言以金
簡也治而賦騷如平子之京又
韻以楚人之吻治而制義執在
昆陵震澤間然雄筆沉思每
躡日之隣初而踞其上治而臨
池丹青行楷草法逼真晉人

八分類蔡潮畫類唐六如沈啟
南在古則顧陸張展之流亞也
治而氣體物齋溫茂中若不勝
响不出口杜門帷繡不知其他治
而稱詩閤禮象其

尊大人之賢而念之箕裘是續
是續治而吹篳篥競爽則孝慮名
每遜避吾家子由難為兄也是
廣居氏之治也故吾親廣居而
後知世之號為治者譬猶玉卮

而無當也噫廣居業治於不治
之治而無忘譚、無忘錄、無
忘序、無忘不治之不佞是又
未可曉也廣居其無以不佞余
為踴躍之將莫乎 皆

萬曆癸丑秋八月朔古虞虞仁
南陳仲麟撰



松溪葉樞書



古潭吳長貞刻

談治錄序

徐嗣選曰古今諸大方文章羽翼經傳者無論彼有感時觸事曰悼心悲或獨解或參証或借喻以志警或直述以悚鑒隨其精神之所到意見之所及觀記之所搜羅誰不各著一家言所談固人人殊非能自為治也亦人人各為一治非合而共一治也識狗尺幅則見局于管窺不縱觀五都之市又烏知天下之寶固無盡藏哉柘浦廣居徐君賦性靈異日誦數

萬言髣髴年卽著名醫序望之莫不駭爲神物縱橫諸
史激潤群芳測之如深淵滄海酌而不盈叩之如洪
鐘大呂應聲卽出鑄精會神魂凝夢結實癖于書直
所謂目無今古治今古于一腔者耳癸丑歲余得共
筆研于癖書禪齋乃出其素所批閱諸名家書二百
本分卷十二又彙題爲六命曰談治奇哉徐君耳目
之富且核何一至此乎以抱負敲推辭出皆人籟治
談爲駢胸襟輸寫響落皆天籟治談爲洒金石相宣

寓規于諷韻談有治也聖賢主盟索券于理事談有
治也知天道之無私積陰功是吾心田治休談也信
天網之不漏造孽障卽吾因果治咎談也嘻嘻嘻嘻
君非以談就治實以心治談有關風教足養身心可
以揚今可以垂世使賢智者範而共遵卽夫嬾之愚
不肖醒而不寐計利者毋容過筭趨名者不必巧營
日用尋常便爲樂地尅薄儂詐總蹈危機是集也宜
啻合今古之文章治于大鑪錘且挈宇宙之人心風

俗消融于此治中陶鑄之功當不小矣

黃國士曰言有可以範世者不必其人皆賢聖也而賢聖之神理惺惺寄于狂愚之口故善學賢聖者亟收之謂玉可以石攻則他山所有取也金可冶鑄則沙礫所必滌也墮簪之嬾可以感故捕蛇之說可以懲猛至愛惑守心且以一言退焉談何容易也况古今之名理聖賢之道脉主以六經翼以諸子若七政經天五德經世吾屬頭童齒豁靡不婆娑安而偃息之

談非治而治者非談乎

昔

萬曆癸丑仲夏戊寅柘浦徐廣謹撰



談治錄序

夫談所以闡心心判邪正談列是非聖賢之聖賢庸
愚之庸愚莫不執談以治心治于談以試于心心一
治而談衆治也談合心心治心會談談治也故大治
可鑄庸愚亦可鑄聖賢聖賢超于庸愚庸愚躋于聖
賢其反觀鏡在懸反權衡在握披一字而慄然思觸
一語而夔然失衾影筮祭俯仰標的何樂不聖賢何
樂不聖賢心耶何憂復庸愚何憂復庸愚心耶心以

言以金 月
延兩闕之行心以埴兩尚之志心以定兩立之品心
以成兩局之人是操在中應在外途嚴于人道危微
之界證韃于語言文字之闕惟談闡心弗其然哉第
談如九牛一毛而心如萬帛一絲一毛足以睹全牛
一絲局以盡萬帛何者毛同絲異也毛同于生絲異
于染也顧不盡揭聖賢談豈得破庸愚不祛盡庸愚
心豈得標聖賢聖賢可學實有心也庸愚可造實有
言也以言印心談之所以爲治也余齋居之暇群書

稍一寓目日積月累沉酣已至二百餘本取所當于
言體于心者彙爲十二卷卷中揭其目曰駢洒事韻
休咎六種益因談所近細致區別庶幾談下醒心心
下悟談談外鏡自清衡自平心中反觀自灼反權自
準懔然夔然而惺然躍然衾影未始不庸愚俯仰未
始不聖賢然要之人自治耳治得治片語卽鉛汞治
失治累牘輒贅瘡烏所貴于梅檀片珊瑚枝烏所取
于揮玄塵飛玉屑則談之有是有非不治也談之是

是非非適可治也心之無邪無正易治也心之邪邪
正正乃難于治也倘非一念所透喝棒吹影豎指鏤
塵徒滋惑耳嗚呼心斯入斯談心治心談斯入斯心
談治談厥談可生心厥心可命談談所結聖賢斧鉞
于庸愚談所効庸愚華袞于聖賢聖賢有談聖賢能
談也不然二百四十年延如綫之脉胡僅僅褒貶二
字已哉語云太上立德次立功總不出其次之立言
則談所以闡心心所以闡于談莖莖也標的也詎謂

外此若野史稗官方言里語勢難卻車載也第爲于
時者夏蟲也難與語冰束于見者醯雞也何知寥廓
自非具大正法眼裏而收之胸中具一大鑪錘治而
化之于圓神方知之用毫無涉也糟粕耳卷婁耳贅
尾耳卽富競鄴泌者受以飽蠹耳又奚事此詹詹爲
吾友廣居每有志于秋業處華胃東第蕭然無異草
布也酷好古文詞齋居持素然香啜茗嘗自謂吾讀
書卽與聖賢偶語精神自相往返不尤賢於塵覓相

接待乎乃悉購諸書讀之凡有關於天心聖譯則筆
之人情世法則筆之握古今之鏡總得失之林窺微
中之旨縷縷皆心畫也故忘三庚之暇挾二酉之精
此群連類編摩而詮次之臚其目曰駢曰酒曰韻曰
事曰休曰咎弁其要曰治鳴乎盡之矣夫一杯之水
可以概海之味一縷之嘗可以盡鼎之珍廣居寓名
於治者將以鑄人乎抑以自鑄乎蓋欲取其所以自
鑄者而因以鑄人則造化皆埏埴也廣其鑄人者而

因以鑄天下後世則宇宙其陶鈞也其有功於名教
不淺矣異日者得讀中秘操域中大權微顯闡幽黜
浮崇雅而如椽之筆自足千秋是錄也將與太史公
並稱不朽矣余何幸生同時業同方而親蒙治鑄功
耶

談治錄卷類目錄

一卷

駢談

二卷

駢談

三卷

酒談

四卷

四 酒談

五 卷

二 事談

六 卷

二 事談

七 卷

一 韻談

八 卷

韻談

九 卷

休談

十 卷

休談

十一 卷

答談

十二 卷

答談

十一卷

談治摘書目錄

許由

救劫寶章

文昌化書

胡傳

史記

韓子

樂志論

呂子

唐書

韓文

衛玠語

開元天寶遺事

避暑錄

何濫語

范忠宣公集

林和靖語

邵康節語

程子

宋名臣錄

法藏碎全

傅大士語

鶴林玉露

趙韓王語

何氏語林

洛陽名園記

語林

屠緯真語

陳眉公長者言

薛文清公言

薛方山語

蔡虛齋語

樵談

李士舉語

厚生錄

厚生訓纂

勸戒錄

呻吟語

呻吟語畧

省心雜言

省心錄

省心銓要

張西江語

百可漫志

恭定公語

歸有園塵談

吳康齋談

吳因之語

晁氏客語

佑玄子

論衡

張洪陽語

譚子

陸平翁語

顧司馬益卿

蒼義子

祝子小言

言行錄

理學名臣言行錄

皇明名臣言行錄

自警編

續自警編

霞爽閣空言

李長卿偶談

草木子

耿楚侗語錄

顧幼章語

曹以寧調言

長言

王陽明語

陸文定公清畧筆談

方遜志語

至論

景行錄

萬象錄

陳白沙遺言

名賢遺範錄

黃涪翁

鄭氏家訓

言人錄
恭定公家約

東谷所見

書永編

經鋤堂稊志

莫廷韓語

沈鳳峰集

魏庄渠書

王麟洲書

蘇滄浪談

南豐集

于穀峰書

張魯叟語

要語內編

要語外編

塵外文談

李之彥

日新要錄

筆疇

閑中錄

龍舒子

憬然錄

則陽錄

簷曝偶談

淑後編

眉山文錄

明道稊志

靜思齋志

名臣錄

皇明世說

道護錄

餘冬序錄

鷓峰稊著

極如錄

灼艾集

吳康齋日記

繫瓦編

尊生箋

誠齋文贈

周用齋

栖逸傳

綠雪亭樵言

聖學崇基

樵言後集

見聞紀訓

大儒治行

頤輔寶鑑

陳子言行錄

三子

惕如集

感世編

戒庵漫筆

癸辛雜識

容齋隨筆

兼葭堂稿

編年拔秀

齊東野語

都玄敬詩話

容塘詩話

葉石林語

堯山堂

翟海槎自嘆

呂公原

江陰李戒庵漫筆

近峰聞略

侯鯖錄

讀書鏡

南溪詩話

邵氏聞見錄

全唐詩譜

焦氏筆乘

巖棲錄

湯廷尉公餘日錄

張莊簡公獨屏語

僧覺隱韻

陰騭摘抄

搜神語

記齋語

活物摘訓

義命箴規

為善陰騭

陰德昌後錄

耳談

勸惜五穀

惜字畫文

魏元君文

崔子玉座石銘

范堯夫布衾銘

日用八如

悲誓十願

養心歌

模世範俗語

淑後編為君子說

戒殺文

丁銑放生文

戒殺女歌

談治錄卷之一



柘浦徐

庸廣居甫輯

古虞陳仲麟虞仁甫梓

越蕭徐明選師俞甫校

平昌黃國士允符甫訂

駢談

取飯著衣。生世無補。飾巾待墻。顧影多慚。庶幾哉。白
魚蠹簡。食奇字於腹中。黃鳥度枝。遺好音於世上。

人常想病時則塵心漸滅人常想死時則道念自生
纔忙今日轉時已是明朝一到今朝昨日已成陳迹
算閻浮之壽誰登百年坐晷刻之中勿營千歲
鳴騶呵殿歌兒挈傀儡偏於場中搗地掀天童子弄影
形於燈下

人能知足則隨地可以自安若復無厭則求望曷其
有極富堪敵國嘆一命之不沾貴極人臣恨九錫之
不至爲此人之造物者不亦難乎

若無後來報應則造物何以謝顏回除却永劫災殃
則上帝何獨私曹操

非災橫禍世人常嘆無因分付安排皇天必自有說
或見在隱微未察恐過去宿行有虧彼定不差我當
順受

若想錢而錢來人固當想使愁米而米至何故不愁
曉起依舊貧窮夜來徒然煩惱

子房虎嘯安期生豹隱於海濱藥師龍驤魏先生躩

言以金 一
屈於巖穴翳才豈異實命不同

若富貴貧賤由我力取則造物爲無權若毀譽嗔喜
隨人脚跟則讒夫愈得志

時來則建勳業於天壤玉食衮衮是亦丈夫之事失
時則守窮約於山林藜藿崩服是亦豪傑之常故子
房封侯不以富貴而驕商皓嚴陵垂釣不以貧賤而
羨雲臺

虛空不拒諸相至人多豈畏萬緣是非場裡出入逍遙
順逆境中縱橫自在竹密何妨水過山高不礙雲飛
迹顯卑窪有損身以利物形同邈邈或混俗以埋光
世人皮相失直天眼鑒觀不謬

世法俱從身試大道不在口談暇日清言有味悲於
實際無當猝然遇境不撓此是學問得力

萬緣虛幻總屬心生六道輪迴皆由自作目翳抉則
空花陡滅心障徹則妄業頓消

至人除心不除境境在而心常寂然凡人除境不除

心境去而心猶縈絆

時近惡緣如皂染衣而衣皂日習淨行若香熏木而

木香

居處必先精勤乃能閑暇凡事務求停安然後逍遙

平時只自悠游遇境未免撓亂

木削方可造廬玉琢纔能成器高明性多踈脫須學

精嚴狷介常苦拘時當思圓轉

見上屠緯真語

當事而後可以驗人之智遇患而後可以驗人之節

臨財而後可以驗人之義馭下而後可以驗人之仁

約久而後可以驗人之信

靜坐然後知平日之氣浮守默然後知平日之言躁

省事然後知平日之費多寡交然後知平日之愛泚

近情然後知平日之念刻

言行擬之古人則德進功名付之天命則心閒報應

念及子孫則事平受享慮及疾病則用儉

省事饒人初似退怯久久思之其味自長一時逞暴

始雖快意後悔無及古人云不作風波於世上自無
水炭到胸中

見人富貴不可妬見人貧賤不可欺語人之短不曰
直濟人之惡不曰義

吾不知所謂善但使人感者即善也吾不知所謂惡
但使人憾者即惡也

小人專望人恩恩過不感君子不輕受人恩受則難
忘

舉世皆可信者終君子也以舉世皆可疑者終小

人也

富貴人宜勸他寬聰明人宜勸他厚

閉門即是深山讀書隨處淨土

留七分正經以度生留二分癡呆以防死

喜時之言多失信怒時之言多失體

用人宜多擇友宜少

見上陳眉公言

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

衛玠

留有餘不盡之巧以還造化留有餘不盡之祿以還
朝廷留有餘不盡之財以還百姓留有餘不盡之福

以還子孫

趙韓王上語

一念之非即過之一念之妄即改之

惟寬可以容人惟厚可以載物

不可乘喜而多言不可乘快而易事

人未已知不可急求其知人未已知不可急與之合

輕與必濫取易信必易疑

已上薛文清公言

風光月霽其心胸海濶天高其器宇鳳文麟趾其

儀玉振金聲其辭語

勸君莫着半點私但着半點私終無人不
知勸君莫

用半點術但用半點術終無人不識

已上蔡虛齋語

心不清則無以見道志不確則無以立功

廣積聚者遺子孫以禍害多聲色者成性命以斧斤

攫金于市者欲心勝而不知有羞惡求珠於淵者利

心專而不顧其沉溺

以忠孝遺子孫者昌以智術遺子孫者亡以謙接初
者強以善自衛者良

內不溺於妻子者事親必孝外不欺於朋友者事
必忠

輕財足以聚人律已足以服人量寬足以得人身先
足以率人

見上林和靖先生語

逢彼蹙怒如涂雪者固而易融逢彼笑怒如隙風侵
肌而不覺

衣垢不滿器缺不補對人猶自慚色行垢不滿德缺
不補對天豈無愧心

破瓜傷膚壞梳摘髮色爲之變聚珍瘞身列艷靡骨

心爲之安

已上樵談

富時不儉貧時悔見時不學用時悔醉後狂言醒時
悔安不將息病時悔

嘉穀不早實大器當晚成

安分身無辱知機心自閑

避色如避仇。避風如避箭。

舌存以軟。齒亡以剛。

百戰百勝。不如一忍。萬言萬當。不如一默。

施恩勿求報。與人勿追悔。

凡事只須求順理。所爲不可道天高。

見人之善。不可掩。見人之惡。不可揚。

知止自當除妄想。安貧須是禁奢心。

彼以慳吝狡僞之心待我。吾以正大光明之體待之。

盛喜中勿許人物。盛怒中勿答人簡。

勤爲無價之寶。慎是護身之門。

寧可正而不足。不可邪而有餘。短莫短於苟得。孤莫

孤於自恃。

君子處身。寧人負己。己無負人。小人處事。寧己負人。

無人眉色。

廣積不如教子。避禍不如省非。

屈己若能處眾好勝者。必遇敵。

言以金
一
結怨於人謂之種禍捨善不爲謂之自賊

孝於親則子孝欽於人則衆欽

內睦者家道昌外睦者人事濟已上李士舉語

君子擇而後交故寡過小人交而後擇故多怨君子

之利利人。小人之利利已。

要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要知來世因今生作者是

逆取順取命中只有這些財緊行慢行前程只有許

多路

禍福無門惟人自召善惡之報如影隨形

人善人欺天不欺人惡人怕天不怕

爲善得禍乃是爲善未熟爲惡得福乃是爲惡未深

慧不如命智不如福

禍不可以倖免福不可以苟求

料得人生皆素定空多計較竟何如

飽肥其衣輕煖不知節者損福廣積聚驕富貴不知

止者殺身

少不勤苦老必艱辛少能服勞老必安逸

好義如飲食畏利如蛇虺居官如居家愛民如愛身
以愛妻子之心事親則無往不孝以保富貴之心事
君則無往不忠以責人之心責已則寡過以恕已之
心恕人則全交

溺愛者受制於妻子患失者屈已於富貴
得便宜事不可再作得便宜處不可再去
盛名必有重責大巧必有奇窮

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

禍莫大於縱已之欲惡莫大於言人之非

謹則無憂忍則無辱靜則安常儉則常足

拙製傷錦侈用破家

朋人之凶樂人之善濟人之急救人之危

知足常足終身不辱知止常止終身不耻

寸心不寐萬法皆明

勢交者近勢竭而亡財交者密財盡而疎色交者親

色衰而絕

蔬菜當肉緩步當車無罪當貴無災當福

居必擇鄰交必擇友

大廈千間夜眠八尺良田萬頃日食二升

飲卯時酒一日不快活多置寵妾一生不快活

輕諾者必寡信而譽者必背非

俱厚生錄

學不必博要之有用仕不必達要之無愧學而無用
全車芻狗也仕而有愧鶴軒猴冠也

住世一日則做一日好人居官一日則行一日好事

順境裡儘藏着無涯罪過間居時莫負了有限光陰

大隱居塵不染達生隨處忘情

世事靜方見人情淡始長

俱勸戒錄

智者不與命鬪不與法鬪不與理鬪不與勢鬪

仁厚刻薄是脩短關謙抑盈滿是禍福關勤儉奢惰

是貧富關保養縱欲是人鬼關

已上呻吟語

善人固可親未能知不可慙合惡人固可踈未能遠

不可急去

邵康節

無益之交游亦足以荒歲月不經之費用豈能免於貪污

滿座紛爭忘言者能使之息兩人相對善下者能使之讓

舌者禍之根耳者禍之門卷舌禍不成塞耳禍不生犬吠自吠蟬噪自噪心不相及耳自不聞

萬金之失墮甌相似只外物之聚散一言之失駟馬

難追關吾心之存亡

悟草木之榮悴則吾生任其去來忘日月之東西則外物自爲聚散

隱不談仕者事老不幹少者事窮不墮富者事愚不問慧者事

結千百人之恩不如釋一人之怨

與嬾寺暱者日怯與胥吏遊者日狡

徇利則親戚相輕徇義則寇讐起敬

談人閨門慘於傷人肢體玷人官箴毒於勒人生命
愚類猶存天理而講學者昧天理狂夫猶畏王法而
居官者背王法不效於一人之身
寶玩物者藏之日多賞之日少爭浮名者得之數少
失之數多不傳於一時之名
藉父兄之勢不過被入之文綉違聖賢之訓甚於剥
已之肌膚

富貴豈人所能謀乎造化豈人所能勝乎可止且止
聊以養吾之耻可待且待聊以養吾之泰惜物者必
不苟取惜福者必不妄用

吾身且悔何必借人之光吾處既謙何必仗人之勢
簡靜者清白之原也。圓活者嫌疑之府也。

重厚可以凝福。輕薄足以取禍。
事可減不可增。心可收不可放。

先者衆惡之鋒。下者百祥之海。

貪行者無長路。貪食者無勝局。行路在徐而能疾。舉

言以金
一先
棋在舍而能取

無念之境至樂不足以喻其真。真無求之人至尊不足
以敵其貴。

畫圖之美女隱然推精而况其真乎。棋局之爭先猶
爲動氣而况其大手。

悍嬗持齋禮佛不如減奴婢之鞭筆僞儒奔競營名
不如保細民之廉耻。

後生思其父母則不辱身老者念及子孫慎無結怨。

楚人得弓吾亦何損塞翁失馬吾反有益。

先反其心而後可以入山先下其氣而後可以澄世
敢死之士禮法不能加無義之人朝夕不能保天理
無大萬仞之臺始於累土人欲無細千尺之繩斷於
一寸。

愛人不可溢於禮法之外使彼脩檢無過足以自完
惡人尤必留於假借之中使我仁厚有餘足以無悔
與其囑人之勿傳不如自我之先默。

言以金 一
人知養形不知養神是木偶也知惜名不知惜行是
畫龍也

不可妄喜人不可輕欺人不可議人亦不可慢人

惡聞正言喜聞邪言其心先自邪也專行善事怕行
惡事其心本自善也

勿開求人之口勿露拒人之色

憐才恐其似溺疾惡戒其太嚴

理雖在我且以委婉出之勢雖在我愈以謙下持之

貧而好禮者餓死老而買妾者促生。

以功名練者其酬應日周悉以學問練者其主宰日
安恬

氣者福之賊也氣不平則福不凝言者禍之根也言
不擇則禍不測

燥者焚心之烈焰狠者斬善之利斧

身者人之所重狠而暴者不顧身名者人之所貴貧
與淫者不顧名

尚父不載周車漁釣可以一壑宣尼或承虞禪春秋
豈托六經

有兒女子之態則窮不必問天無大丈夫之心則仕
非爲世用

自知身病則不與人同饑飽出入自有心樂則不與
人爲宴會登臨

與人較是非如鄰煩之評語從外論得失如蕉鹿之
爭訟

以術籠人其自愚甚矣豈有不破之術乎以勢駕人
其自小甚矣豈有不傾之勢乎

有子而復買妾者未以家爲念耳未老而先棄官者
知以生爲尊耳

已上張西江先生語

好辯以招尤不若訥默以怡性廣交以延譽不若索
居以自全厚費以多營不若省事以守儉呈能以誨
妬不若韜精以示拙

儉於視聽可以養心儉於言語可以養氣儉於嗜好

言以金
可以養性儉於嬪嬙可以養壽儉於服食可以養生
百可漫志

談天雕龍堅白同異人以其辨吾以其訥徵德頌功
躋華登要人以其躁吾以其靜耳脆肥醲治容靡曼
人以其華吾以其寂議論風生智略輻輳人以其敏
吾以其鈍

宮保恭定公語

謙美德也過謙者多懷詐默懿行也過默者或藏奸
吝者自能致富然一有事則爲過銜之鼠俠者或致

破家然一有事則爲百足之蟲

遇沉沉不語之士切莫輸心見悻悻自好之徒應須
防口

世以不要錢爲痴人故苞苴直塞路世以不諛人爲遲
貨故諂佞盈朝

榮華富貴自造化而與之又自造化而奪之降鑿不
差功名事業由自己而成之又由自己而毀之始終
難保

言
炎涼之態處富貴者更甚於貧賤嫉妬之念爲兄弟者或徇於外人

以公門爲必不可遠者趨時士也但不當竿牘無節以公門爲必不可進者潔已士也但不當崕岍太高嬾人識字多致誨淫俗子通文終流健訟

傾囊而付子難承養志之歡繼世以同居漸有闕墻之際

乘勢作威者如大人裝鬼臉以駭小兒背地則收下

因事矯廉者如妓女當筵之不舉筋回家則亂吞

喜以文字詈人者巫蠱之見也代人作咒咀而已喜以文字謾人者星相之術也爲人添福祿而已

呆子之患深於浪子以其終無轉智昏官之害甚於

貪官以其狼籍及人

已上徐大宗伯太宰歸有園塵談

業精於勤荒於嬉行成於思毀於隨

韓子

常治無病之病故無病常治無患之患故無患

廣談

拂雲之松生於一豆之實聳壑之石窮於一絲之溜

是以恣細故者禍必盈輕小敵者亡必驟

胡傳

以銅為鑑可正衣冠以古為鑑可知興替以人為鑑

可知得失

唐書

凡人裝成十分好不如真色一分好

程子

為人所不能為是男子事恐人所不能恐是聖賢事

吳康齋

造誘者甚忙受誘者甚閒忙者不能造閒者之命閒

者則能定忙者之品

吳因之

事上之道莫若忠待下之道莫若恕

晁氏安石語

姑息之夫必多遊子敗寵之君必多佞臣

佑玄子

人有壽夭生死之命亦有貧賤富貴之命命當富賤

雖富貴猶涉禍患失其富貴命當富貴雖貧賤猶逢

福善離其貧賤

論衡

貧莫誇儉富莫誇廉居勢要莫談無官情處山林莫

談負經濟

張洪陽

看中人看其大處不走作看豪傑看其小處不滲漏

言不在多期於當理施不在豐期於救乏

為惡者畏人識必有識者為善者欲人知必有不知

者是故人不識者謂之大惡人不知者謂之至善

譚子

小兒輩不當以世事分讀書當令以讀書通世事

多讀兩句書少說一句話

交市人不如交鄉人交新友不如交舊友

已上陳倉公語

寬着肚皮須忍辱放開眉眼任從他

傳大主語

與其結新知不若敦舊好與其施新恩不若還舊債

顧司馬益卿

夫王睢鼓翼君子感青陽而思奮迅螿蟲坏戶智士

達事變而致綢繆故遇時不采將隨秋草之萎前事

不戒難免後車之覆

空言

功者難成而易敗時者難得而易失

史記

談治錄卷之二

柘浦徐 廣廣居甫輯

古虞陳仲麟虞仁甫梓

越蕭徐明選師俞甫校

平昌黃國士允符甫訂

駢談

水不可剖凝而為冰則長短廣狹隨乎人矣氣不可
制聚而為形則範圍曲折隨乎人矣故力能制有形

不能制無形智能入有間不能入無間
事有宜速者當機而發如應弦之弩不可遲也事有
宜緩者鎮靜以待如逆浪之舟不可驟也
雷霆之威可以撼山嶽不可以擊太空山嶽有形大
空無形也大阿之利可以斷金石不可以剖勺水金
石有碍勺水無碍也

鳳凰之爲天下祥者不世有也海燕之爲人賞者以
時去也使鳳凰長巢於阿閣則世將目之爲群鷄海

燕長泥於梁宇則主人瓦雀之矣

老鶴凌空勢在六翮背毛腹毳弗與也雖然去而毛
毳亦難乎其爲鶴矣猛虎搏物威在爪牙蒼文黑章
弗與也雖然去而文章亦難乎其爲虎矣故脩盛德
者不遺細行成至治者不棄小善

身居塵空塵塵而拂之不勝其勞不若登乎高明心
牽世累念念而遣之終未之盡不若遊乎太空
廉潔者居官之常以廉潔而自矜者凶正直者立身

之本以正直而凌人者敗

已上義蒼君子

人須張上下千年眼方不誤見在百年身

不善讀書者讀萬卷書無一字在胸中善讀書者讀萬卷書亦無一字在胸中

能自見者明能自聞者聰能自處者才能自道者辯世路崎嶇行之在人執意展轉成迷恣意狂馳多蹶行得去處勿忘三讓之心行不去處須加三反之力一念激烈跬步萬里一念沈冥瞬息萬年

鼠齧枯藤命根牢不牢蠅觸曉窓見地徹不徹虛擲半生於逝波起坐中夜之明月

百年交游半爲黃壤青草三界遊戲忽成萬古千秋如何不悲如何不樂

雲白山青川行石立花迎鳥笑谷答樵謳萬境自閑

人心自關

已上祝子小言

幻質無堅定隨化往靈心有覺須從靜來洞曉詳求斯爲上智

遊計而憂憂而無益况未必爾卽悟而斷不如去憂
觸境而怒怒而無益况多偶然卽悟而斷不如去怒
極見聞於外而周知者處世之明聖也反見聞於內
而周知者出世之明聖也
德不在年道不在位言青衿之于性或幼敏不可以
童蒙小之白白衣之士志或高簡不可以布素輕之
事以理遣明而深可以爲慧用心以道寧純而固可
以爲定力久於相濟何有不藏

忘情之心不住於相如湯消水水湯俱盡無可分別
觸境之心未能不動如響應鼓卽應卽止無復有餘
見外境而迷者繼踵競進居然府蹈畏途觸禍機情
然不知見內境而悟者拂衣獨往躋壽域棲天真養
太和常條然而自得

聞是非之交攻聰不如聾見傾奪之相圖知不如愚
身當處世須避不測之禍機心期出世須學無生之
法要此外世態率皆悠悠

上心辭權利懼切水炭之懷欲寡私邪免罹針艾之苦
出是非域見莊子之道樞破煩惱賊用維摩之慧劍
習定如習射射多則中多中多則分寸無失如此則
定心熟矣益慧如益燈燈多則明多明多則毫芒必
照如此則慧心廣矣

心之所起念念名爲塵垢念之所屬事事名爲夢幻
視富貴如秋風之過如浮雲之變視身世如幻化之
相如夢想之狀是故心無所住而住亦不見其無所

住之住

非理外至當如逢虎卽時而避勿恃格獸之勇非理
內起當如探湯卽時而止勿從染指之欲

不鯁驕餌則免五刑之烹不入智籠則免四隅之觸
始覺之覺名曰聖胎難忍能忍謂之有力

心足則常足道勝者自然而足心樂則常樂道勝者
自然而樂道力清壯物無以敵
多言不如無言多思不如無思

傳無盡燈此燭理之智也御不退輪此進道之力也
兼而有之迴得已利

迷已逐物愚人之見也息緣反照智人之見也頓悟
不變疾如反掌

嚴持不退之心日誦無生之句雖未得解脫且稍息
塵勞願結勝緣世世相續

知非不如去非改過不如無過

以物爲藥療身之病以法爲藥療心之病

心不散亂禪定根也心不癡冥智慧根也但令深固
能久勿思證驗如何

翼翼小心求處心之多福恢恢大心辨出世之勝緣
小心猶可及大心不可及

夫人心境清淨是佛國淨土心境濁亂是魔國穢土
無牽纏卽爲解脫除熱惱便獲清涼雖未成靜定之
功且得逍遙之趣

吾道寡合吾心自知佚老扶衰養至人之浩素凝懷

入理辦大事之因緣無以僉謀出于獨斷
從權順俗推理遣情求妙智以冥直量能仁以濟物
四法脩已百勝絕倫

公平之舉無怨親上下之交無詬責

我心宴息既非逐境攀緣我心慧明亦免沈空住寂
獨覺獨斷何須問禪

予動則觀書以廣智求出世之階梯靜則息念以存
誠恐涉境而流宕

歷觀莊子微言兼采楞伽妙法吉祥止止但務於心
齋正智如如自符於成相

學道不易爲師亦難學道之人性有優劣上根之士
來學則師逸而功多下根之人來學則師勞而功少
譬如良駒駿利見鞭影而疾行駑馬頓頑受錐鋒而
不動

偏計之心悞認虛妄逆計之心預生勞慮

頓悟如燈來照物入闇室卽時洞分漸修如春至融

水積和氣移晷消盡

深根固蒂長生久視保身之要生滅滅已寂滅爲樂
清心之要

身如翔鴻不可籠心如蓮華不著水身心所樂已出
世間何況純脩別有妙處

夫恬愉相資成長久之道喜怒哀節傷陰陽之和
內習絕倫離人而獨立外順晦迹虛緣而葆真確乎
彌堅怡然自得

心遊環瑋之書所以慕高遠目想清曠之域所以遺
繁華於道雖非大成於理亦爲小善

受人凌辱畏其勢而忍之者不足爲忍無可畏之勢
而成忍之者真爲忍也

無益之言自戒勿發無益之事自戒勿思
聞人談論但且虛受悅服慎勿鋒起求勝

有智照了乃能決定信有斷猛利乃能決定行
二姓之親因媒而成親成而留媒不遣媒反爲擾一

真之道因智而合道合而留智不遺智反爲碍
夫處世之法如謝鯤之率性推理安常出世之法如
阿難之迴心息緣反照

浮生可見如夢幻泡影雖有象而終無妙本難窮謂
真信靈明雖無象而常有

多殺以恣口腹神仙之人目爲啄腐吞腥善佞以求
富貴高尚之士比以吮癰舐痔

欲得保身道訣莫若閑靜介潔要知出世禪功無如

昭收凝融

足之所汙必無再往心之所惡不當追思

牧羣羊者加之以鞭驅其落後之行懲不及也釣巨

魚者縱之以綸收其有漸之勢戒欲速也約已進道

得中爲妙韋茲自警理亦如斯

已上法藏碎金

用不節財何以豐民不蘇國何以安

飽藜藿者鄙膏粱樂貧賤者薄富貴安義命者輕死
生遠是非者忘臧否

人以巧勝天。天以直勝人。

憂國者不顧其身。愛民者不罔其上。

人有過失已必知之。已有過失豈不自知。喜是非者。檢人畏憂患者。檢身。

誠無悔。恕無怨。和無仇。忍無辱。

利心專則背道。私意確則滅公。

壽夭在天。安危在人。知天理者。天或可壽。忽人事者。雖安必危。

人非賢莫交。物非義莫取。念非善莫舉。事非見莫說。脩身莫若敬。避強莫若順。

守口如瓶。防意如城。

貪利者害已。嗜欲者戕生。肆傲者納侮。晦過者長惡。

言而無益不若勿言。為而無益不若勿為。已上省心
禱言

其居此官。即欲盡此職。其行此事。即欲盡此心。言行
錄

掃却浮雲。而太虛自清。徹去障蔽。而天理自著。

雷電風雨。參錯交動。相下而太虛之本體自若。萬事

萬變紛紛膠擾相外。而吾心之本體自如。已上西女語內篇

人譽已果有善但當持其善不可有自善之心無善

則增脩焉可也人毀已果有惡即當去其惡不可有

惡聞之意無惡則加勉焉可也。西女語外篇

革弊以存法可也因弊而變法不可也若韓范之建

明相慶曆者革弊以存法也荆公之施行相熙寧者

因弊而變法也。續白警言篇

巧者為不巧者所使詐者為不詐者所理。譚子

欲成家置兩犁欲破家置兩妻

人用財試金用火試省心雜言

意隨無事適風愛自然清

羸女宜及時而嫁弱男則待壯而婚

奮始怠終脩業之賊也緩前急後應事之賊也躁心

浮氣畜德之賊也疾言厲色處眾之賊也

貧不足羞可羞是貧而無志賤不足惡可惡是賤而

無能老不足嘆可嘆是老而虛生死不足悲可悲是

死而無補

身要嚴重。意要閑定。色要溫雅。氣要和乎。語要簡徐。心要光明。量要濶大。志要果毅。機要縝密。事要妥當。與其抑暴戾之氣。不若養和平之心。與其裁既溢之恩。不若絕分外之望。與其爲後事之厚。不若施先事之薄。與其服延年之藥。不若守保身之方。自家好處。要掩藏幾分。這是涵畜以養深。別人不好處。要掩藏幾分。這是渾厚以養大。

只一事不留心。便有一事不得其理。二物不留心。便有一物不得其所。

進一步做事業。退一步居功名。

兩人相非。不破家。己身不止。只回頭認我。一句錯。便是無邊受用。兩人自是。不反面稽唇不止。只溫語稱人一句是。便是無限歡欣。

善用威者。不輕怒。善用恩者。不妄施。
已上呻吟語畧
讒臣亂國。妬嬖亂家。

教子嬰孩教嬾初來

遺子千金不如教子一經養身百計不如隨身一藝
癡人畏嬾賢女敬夫

國之將興必有諍臣家之將興必有諍子
子孫不如我要錢做甚麼子孫強如我要錢做甚麼
立身之道內剛外柔肥家之道上遜下順不和不可
以接物不公不可以馭下

富貴不知止殺身飲食不知止損壽

知足則樂務貪則憂

事以密成語以泄敗

事不可做盡勢不可倚盡言不可道盡福不可享盡
誠無悔怨無怨和無仇亦無辱

寡言省誇寡慾養身 已上厚子生訓纂

惟儉可以助廉惟恕可以成德 范忠宣公語

窮居而閭處升高而望遠坐茂樹以終日濯清泉以
自潔采於山美可茹釣於水鮮可食起居無時惟適

之安與其有譽於前孰若無毀於其後與其有樂於
身孰若無憂於其心

韓文

躊躇畦苑遊戲平林濯清水追涼風釣游鯉弋高鴻
風乎舞雩之下詠歸高堂之上安神閨房思老氏之
玄虛呼吸精和求至人之彷彿與達者數子論道講
書俯仰二儀錯綜人物彈南風之雅操發清商之妙
曲逍遙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間不受當世之責永
保性命之期如是則可以凌霄漢出宇宙之外矣

樂志

論

酌酒自寬閱世渾如蕉鹿對花獨笑渾香時引都梁
奴僕寡情視主人榮瘁以爲向背江山多趣陶佳月
光景以爲遨遊

宿筵上看人行令喧繁簡寂任彼設施勿橫梗令之
心旅館中聽人說鬼直截橫排從渠扯誕勿執無鬼

之論

已上霞爽閣空言

身退日便是功成名遂猶龍老子神哉心遠時自無

馬隘車填五柳先生卓矣
請字子暢如以意知日
名利場中羽客人人輸蔡澤一籌烟火隊裏仙流個
個讓渙之獨步
為市井草莽之臣蚤輸國課作泉石烟霞之主日遠
俗情

熱不可除而熱惱可除秋在清涼臺上窮不可遣而
窮愁可遣春生安樂窩中

見上李長卿偶談

素位而行胸中自是空闊與人無競眼前何等清涼

石心水勝矢餘生之可了鷄居鵲食墜大塊以同遊
日與功名遠則林水自親日與艱色遠則林泉自樂
大分已定笑塵世之多營暇日偏長窺達人之有味
野鶴冥鴻不如鷄鴛之有食霜松雪栢何心桃李之
爭榮

蕉中之鹿得亦是夢失亦是夢海上之鷗來自無機
去自無機

蔬飯自有餘味茅屋自有餘安端坐亦無餘想熟睡

言以金
二卷
自有餘恬

無用之身頗有餘日不求之境別有一天此可與達

者言未可與凡情會

隨緣一日便解脫一日煩惱一日便結業一日清閒

一日便受用一日奔忙一日便虛度一日

見上張魯
叟先生語

催租吏只問家僮知主人之不理生產收稼奴徑達

主母笑先生之向如外賓

屠緯真語

二卷終

談治錄卷之三

栢浦徐 廣廣居甫輯

古虞陳仲麟虞仁甫梓

越蕭徐明選師俞甫校

平昌黃國士允符甫訂

酒談

宦情太濃歸時過不得生趣太濃死時過不得甚矣
有味於淡也

任事者當置身利害之外。建言者當設身利害之中。此二語真宰相臺諫之藥石乎。

做秀才如處子。要怕人。既入仕如媳婦。要養人。歸林下如阿婆。要教人。

人有好爲清態。而反濁者。有好爲富態。而實貧者。有好爲文態。而反俗者。徒令有識之士掩口。吾以爲不如混沌爲佳。

嗜異味者必得異病。挾怪性者必得怪證。習陰謀者必得陰禍。作奇態者必得奇窮。莊子一生放曠。却曰。富諸庸原。跳不出中庸二字也。

俗語近於市。纖語近於娼。諱語近於優士。君子一涉此。不獨損威。亦難迓福。

青天白日。和風慶雲。不特人多喜色。卽喜鵲且有好音。若暴風怒雨。疾雷閃電。鳥亦投林。人亦閉戶。垂戾之感。至於此。故君子以太和元氣爲主。

捏造歌謠。不惟不當作。亦不當聽。徒損心術。長澆風。

耳若一聽之則清淨心田中亦下一不淨種子矣
有一言而傷天地之和有一事而折終身之福切宜

檢點

親故書札往來雖細事必須忠慎東坡云薄俗好檢
點人小疵不可不留意

聞人善則疑之聞人惡則信之滿腔殺機也

水到渠成瓜熟蒂落此八字受用一生

已上陳眉公
言

君子處身寧人負己已無負人人如負我我何預我

若負人人有誦

邵康節語

一字不可輕與人一言不可輕許人一笑不可輕假

人

薛文清公言

坐密室如通衢馭寸心如六馬可以免過

不自重者取辱不自滿者受益不自畏者招禍不自
是者博聞吉凶悔吝非天然無有不由己者

費千金爲一瞬之樂孰若散而活凍餒者幾千百人
處恥軀以廣屢何如庇寒士以一廬之地乎

張飽帆於大江驟駿馬於平陸天下之至快反思則
憂處不爭之地乘獨後之馬人或我咄樂莫大焉

林和靖先生語

耕堯田者有水慮耕湯田者有旱憂耕心田者無慮
無憂日日豐年

與邪佞人交如雪入墨池雖融為水其色愈污與端
方人處如炭入薰爐雖化為灰其香不滅

君子對青天而懼聞雷電而不驚履平地而恐涉風

渡而不疑

已上推語談

上交之難甚矣百諂未必喜一忠刻骨怨之百巧未
必錄一拙終身棄之

為子孫作富貴計者十敗其九為人作善方便者其
後受惠

為家以正倫理別內外為本以尊祖睦族為先以勉
學脩身為教以樹藝畜牧為常

好名則立異立異則身危故聖人以名為戒

修身莫若敬避強莫若順戒酒後語忌食時嗔忍難
忍事容難容人

欺人者不旋踵人必知之感人者益久人益信之

人為事遂志不可喜不遂志不可憂其中禍福難知
故也

踏實地無煩惱

人於倉卒顛沛之際善處一言上資祖考下隆兒孫

已上厚生錄

祖宗富貴自詩書中來子孫享富貴則賤詩書矣祖
宗家業自勤儉中來子孫享家業則忘勤儉矣此所
以多衰門也可不戒之。草木子

樂莫樂於日休憂莫憂於多求古人云雖疾雷破山
而不震雖貨以萬乘而不酬惟胸中一點堂堂者常
有以矻砥於中流。蔡虛齋

自處超然處人藹然無事澄然有事斬然得意欲然
失意泰然非養盛者不能。耿楚侗語錄

富貴有時而盡則窮困亦有時而盡權娛有時而盡
則悲愁亦有時而盡孰若對境卽空常恬常泰
人生於世寧使人有餘思毋寧使人有餘恨
涉世風波以和爲舟以默爲楫

才大則人之求其德者亦大名高則人之求其行者
亦高位極則人之求其功者亦極故君子常處下耻
不相副也

蹶羸能祝螟蛉而父不能化其子貞女能爲石而士

人於夜間思慮百端及明旦則一事不可行蓋人卧
則血氣橫放所思皆私意平日清明則慾淨理融乃
知所思皆妄也前人有惺惺枕頭鶻突面盆之喻

景行
錄

仕宦而拯下民之將溺著迹而申先哲所未言斯不
辜上帝降衷不枉在天地間走一番

萬象錄

人生幾何徒以難得之歲月供身外無益之求惜哉

陳白沙遺言

淑氣一動草木皆春。賜谷方升萬物仰熙。是知初政不可無恤刑之心。至王論

願封慎言語節飲食。然口之所入者其禍小。口之所出者其罪多。故鬼谷子云。口可以飲。不可以言。

士大夫氣易動。心易迷。專爲立界墻。全體固六字。斷送一生。不言堂奧。而言界墻。不言腹心。而言體面。皆是向外事也。已上陳眉公論

君子能扶人之危。調人之急。固是美事。能不自談益。

不得且罹於不測。

老而不息者。趨死也。富而不足者。趨敗也。自古及今。如此。人亦無算矣。

以厚道待人。久而人報之。以德愈玩。愈有味。以直道待人。久而人諒之。以心愈想。愈無愧。彼刻薄巧詐。何益哉。

彌縫愈密。則敗露愈顯。顧忌愈重。則傾跌愈甚。豈造物者弄之哉。胷中自失。中和自違。帝則是以求工。反

照世不破則爲世所弄照身不破則爲身所奴至人之心如鏡

以仁存心則妾媵奴婢嗜殺鷄豚之念自不忍萌矣以敬存心則抗上凌下之氣矜名露才之色嘲謔詈罵之語昏惰簡略之容自收斂皆盡矣

雖位至三公祿享萬鍾而吾之所以訓子女者必儉凡衣食禮儀皆仍寒士之素可以養德可以養福可

以室永久而閭閻之中尤時加提警然後能慎節以相成勿耽閭靜忘料理使爲善無資家產落則家聲亦因之不振好脩君子豈可置不問哉

一有喜怒則爲人所窺一有取舍則爲物所制故君子常虛其心

文士自少至老筆端不讓人一字辯士自少至老舌端不讓人片言此皆賈禍之道

凡畜奴婢少者憫其智短老者惜其力衰

我生疑人之心則人欺我我生防人之心則人害我
幾先動也渾厚者安

舉舉之事安用可否庸夫之言不必論辯此心大槩
喜靜隱處即便偷閑

上之凌我則曰有順受之理下之犯我則曰有包荒
之量以之自遣終身無患而心常安

馴猿使之若肥豕息蠅使之若寒蟬必不可得也御
人何以異此

才高一世而下人名滿天下而不有此其中有自快

者在也視才與名於我一毫無與矣已上張西江先
先語

仲尼曰學而時習之是言無處非學問也若學正大

在細微時習之若學光明在曖昧時習之吾等人人

書室慎毋翻亂卷函欹斜几席以及摧殘花木塗毀

交房此雖朋輩恒情一時不察而整潔之士最所心

憎即或有寶藏經史明當假覽假而不願亦勿勉強

母致一人啟隙眾友相乘小則窺人密記私箋甚則

取人秘書玩物此不獨難免後言卽士君子治心脩
行亦甚輕儇猥鄙矣故宜痛懲此弊習暫爲常視細
如鉅昔人謂變化氣質乃學問大原指此類也

何溢

古者載籍必以汗青書於竹簡何其難也後世代以
印板則濫觴矣印板起於五代馮道奏請官鏤卽行
然亦止五經監本耳非類付剞劂也至唐而後書傳
廣行然東坡時猶未有鏤印漢書則宋板書亦有數
也豈若今日山歌野唱亦奚木耶祖龍之火殆不可

少

顧幼章語

好戰者陣亡好訟者獄死雖俗語蓋與張文潛書五
代郭崇韜卷後云好謀之士敗於謀好辨之士敗於

辯同

曹以寧調言

凡人言語正到快意時便截然能忍默意氣正到發
揚時便翕然能收斂憤怒嗜慾正到騰沸時便廓然
能消化非天下之大勇者不能也

王陽明先生語

仕局中脂韋迎合工巧佞以希媚于時者一似優人

言以金 三卷
登場作劇憂喜悲笑曲盡情態以取人意然不過一
餉間俱成空矣 陸文定公清暑筆談

以簡傲為高以諂諛為禮以刻薄為聰明以闒茸為
寬大胥夫之矣 晁氏家語

人之不幸莫過於自足恒若不足故足自以為足故
不足甕盎易盈以其狹而拒也江海之深以其虛而
受也虛已者進德之基 方遜志

鯤鵬六月息故其飛也能九萬里仕宦無息機不仕

則蹶故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

陳眉公語

前輩言蒞官有三莫之說事來莫故事去莫追事多

莫怕

白警言編

名利者不可好然好名者比之好利者差勝好名則
有所不為好利則無所不為也 省心錄

世之廉者有三有見理明而不妄取者此無所為而
然上也有尚名節而不苟取者此狷介之士其次也
有畏法律保祿位而不敢取者此勉強而然又其次

也 鶴林玉露

子弟之賢不肖係諸人而世人不以其不肖爲可憂
子弟之富貴貧賤係諸天而世人乃憂其貧且賤多
爲不義之事以求富之貴之得非倒置耶

自警言編

奢者好動儉者好靜奢者好難儉者好易奢者好繁
儉者好簡奢者好逸樂儉者好恬淡有保一器畢生
無憂者有挂一裘十年不敝者斯人也可以親百姓
可以司粟帛可以掌符璽可以節清淨之道

譚子

君子不能變其身皆精之未注耳

時可以稱老而猶苦筋骨以周旋勢可以就閒而喜
混風塵以出沒此古今人之大愚

臣之不能死忠嬖之不能死節者徒知百年以內之
血氣爲我不知百年以外之聲名亦我也

人見子孫之愚而懦者覆宗我獨見巧而悞者爲覆
宗人見祖宗之厚積者爲詒謀我獨見薄取者爲貽

謀

言有三不可聽昵私恩不知大體嬖人之言也貪小利背大義市人之言也橫心所發橫口所出不復知有理義野人之言也

貧者入一錢出不及一錢是富也富者入千錢出浮於千錢是貧也故橫取不如節用

一坐之中有好彈射人者吾獨端坐沉默以銷之此之謂不言之教

命貧也不安貧而求福命賤也不甘賤而求貴豈雅

善矣

名賢遺範錄

人當貴盛而人奉之非奉我也奉貴也人當貧賤而人賤之非陵我也陵賤也彼自奉富貴陵貧賤耳我何爲而喜何爲而怒耶

呂子

今之嫁女皆費千金猶自嬖嗔伊夫之寡情女對厥父之吝色及翁方破產業以飾粧壻輒恃門楣而驕舅今之設席珍逾萬品尚自賓啗大庖之不盈主媿綺筵之未愜洎騎南辭里閨以遵途心已構津梁而

作窳惟風俗移人自大家倡之復自大家踵之醫教

化溺喪藉大老挽之反自大老沿之深可傷矣

震輿閣空

言

家須正身身正則號令行而家可理固本正身非一

朝一夕事也

壁書覆誦裂更粘窓誰不惜之士厄窮途陷落窶窶

聞者不憐遇者不顧聽其死生是賢紙上之字而供

腹中之文矣哀哉

黃涪翁

增拓產業當思子孫悠久之計計其直盡數還足不

可與黽儉交謀潛萌侵人利己之心否則天道好還

久必失之尤不可以貨物通肩相準或有欠者後自

索之

鄭氏家訓

人不能以勝天力不可以制命凡壽夭通塞豐約自

其墮地之初大分已定如餅甕釜盎各有分量非能

置力加損

富貴貧賤人所常有為人子弟不可以富貴加於父

兄宗族尤當謙恭好禮絕去驕惰侈汰之容則富貴
可長保而人不嫉之至於貧賤必當勤儉自守絕去
咨嗟怨望之態干求卑諂之辱雖簞瓢陋巷人亦不
得以貧賤輕之

恭定八家約

貧賤不如富貴耶抑富貴不如貧賤耶人莫急於溫
飽靡衣華飾固美矣然補破遮寒其爲溫一也其味
盛饌亦佳矣然糲食充饑其爲飽一也溫飽之餘何
羨富貴哉彼委積愈厚計筭愈切鬚鬢愈白顧慮愈

深第宅田園器用服飾曷有厭足爲子計又爲孫計
日間飲膳失期夜亦不安寢貧賤者不如是勞苦也
肥甘沈湎致疾之媒粉白黛綠喪身之具動由順境
難禁權挫少不如意或飲氣而傷生素處參養不耐
風霜稍有感觸雖良藥不療貧賤者不如是脆弱也
損人致富君怨實多或有意外懷壁其罪水火盜賊
刑禍戮辱必不能免官爵雖高冰山亦險俎醢烹戮
載在史冊不可枚數貧賤者不如是驚危也富貴者

勞苦貧賤者清閒富貴者脆弱貧賤者堅固富貴者
驚危貧賤者安泰孰謂貧賤不如富貴也。吁富貴而
傲忽貧賤惑之甚也。貧賤而諛諂富貴惑之尤甚者
也。東谷所見

人生世間自有知識。卽有憂患。不如意事。如小兒叫
號。皆其意不平。自少而壯而老。如意者少。不如意者
多。雖大富貴人世所羨。爲神仙亦有不如意處。與貧
賤人無異。特其所憂患之事異耳。故謂缺陷世界。達

此理。庶可少安。

天運循環。世無遠識。妬人興盛。笑人衰敗。同里井多
有此患。若知事無定勢。如板築然。或自上而下。或自
下而上。將自顧不暇。何暇妬人笑人。凡人僻處不可
議人。恐隔牆有耳。稠衆亦不可妄議。恐有相親厚者。
已上厚生錄

寵辱不驚。肝木自寧。動靜以敬。心火自定。飲食有節。
脾土不泄。調息寡言。肺金自全。恬然無欲。腎水自足。

此皆吾生藥石。人當請事斯語。

口中言少。心頭事少。肚中食少。自然睡少。依此四少。神仙可了。

瓦盆盛酒。與傾金注玉。同一醉也。蹇驢布韉。與金鞍駿馬。同一遊也。松牀莞簟。與繡衾玉枕。同一寢也。布袍蒲絮。與貂裘狐貉。同一煖也。蔬食菜羹。與烹龍炮鳳。同一飽也。知此則貧賤富貴。可一視也。

天下賢愚營營。然若飛蛾之投夜燭。蒼蠅之觸曉窓。知往而不知返。知進而不知退。但知避害而就利。不知聚利而就害。

奢者三歲之計。一歲之用。儉者一歲之計。三歲之用。至奢者猶不及。至儉者尚有餘。奢者富不足。儉者貧有餘。奢者心常貧。儉者心常富。奢者好親人。所以多過儉者。能遠人。所以寡禍。奢者事君必有所辱。儉者事君必保其祿。奢者多憂。儉者多福。能終其儉者。可。以爲天下牧。

目見百步之外。不能自見其背。而心能自知自克。故西門豹性急。佩韋以自緩。董安于性緩。佩弦以自急。已上書永編

鷦鷯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歸休乎。君子無所用。天下爲許由

目所不見。彼自華披於我。何于耳所不聞。彼自喧轟於我。何與。是以脩道者入山。惟恐不深入。林惟恐不

密也。

經鋤堂雜志

山非高峻不佳。不遠城市不佳。不近林木不佳。無流泉不佳。無寺觀不佳。無雲霧不佳。無樵牧不佳。古之真隱曠士。多托跡於名岳要之山。無隱士。則林虛。故世有巢居子。山林道尊矣。莫廷韓語

嗟乎。人生貴自立。爾富貴何爲。行將歸老於九山之野。若東方生。所謂築土爲室。編蓬爲戶。讀書其中。將窮幽剔微。以盡其平生。不自揆測。苟有一得。倘自麗於作者之域。庶幾大雅可興。尚得免爲鄉人而不與。

言以金 三卷
木石伍不爲非倖也

沈鳳峰集

鑑湖風月無恙否雲霞出海其樂何如其多病杜門
聊以拙自脩時出觀化俯仰宇宙氤氳寥廓欣然會
心物我俱忘虛名在人世間譬如閒雲在天浮漚在
海聚散起滅何常之有語曰達人大觀無物不可

魏庄

渠與入書

僕恒謂山棲是勝事稍一營戀則亦市朝書畫賞鑑
是雅事稍一貪癡則亦商賈杯酒是樂事少一徇人

則亦地獄好客是豁達事一爲俗子所撓則亦苦海

吾與足下皆多生業障未易擺脫奈何

王麟洲與人書

耳目清曠不設機關以待人心安閒而體舒暢二三商

而眠高春而起靜院明窓之下羅列經文琴尊以自

娛有興則汎小舟出盤閭吟嘯覽勝於江山之間者

茶野饌足以銷憂壽稻魚鱗足以適口又多高僧隱

君子佛廬勝絕家有園林珍花奇石曲池高臺魚鳥

留連不覺日暮

蘇滄浪

宅有桑麻田有杭稌而渚有蒲蓮弋於高以追鳧雁
之高下縲於深而逐鱸鮪之潛泳吾所以衣食其力
而無愧於心也息有喬木之繁陰藉有豐草之幽香
登山而凌雲覽天地之奇變弄泉而乘月遺氛埃之
溷濁此吾處其倦息而樂於自適也

南豐集

宦途遭際若春水行舟有瞬息借便風而致千里者
有閣淺近沙雖懷度世之心竟悵焉以阻者有滿江
濁浪攜傾楫頽長年不及施巧求濟彼岸者然不若

寧沙之爲便安也事狀種種何能曲齊要之無忝性
根故吾猶在身其農圃尚友義皇則失亦勿恤退亦

何妨

于穀峯與友書

造物之於人不靳於功名富貴而獨靳於閒天地之
間日月之運行星辰之纏度寒暑之推移山川之流
峙草木之生息機撥輪轉無一息停焉天地且不得
閒而閒豈人之所易得哉高爵厚祿清資顯轍班於
朝廷列於州縣不知其幾而樂恬退者倒指不一二

日顛冥於仕途姑托親戚契識買田園營第宅不獲
一見而身亡其有被劾之餘安意家食特迫於勢窮
力屈而然非其本心也對賓客方有築室返耕高潔
自許之清談入私室又作搖尾乞憐于時求進之尺
牘囊篋鎖鑰惴惴於手收支簿書介介於懷一日十
二時無一隙得暇而好山好水清風明月何嘗見此
風景縱或見之又何嘗識此旨趣勞勞擾擾死而後
已若夫富家翁守錢虜抑又不足道也名曰享富貴

其實一俗子孰若安分清閒之野叟哉故曰身閒則
爲富身閒則爲貴又曰不是閒人間不得閒人不是

等閒人

李之彥

暫借境之清涼不如永斷心之熱惱

張魯叟先生語

世事多更變乃天理如此今世人徃徃見目前稍稍
榮盛以爲此生無足慮不旋踵而破壞者多矣大抵
天序十年一換甲則世事一變今不須廣論久遠只
以鄉曲十年前二十年前比論目前其成敗興衰何

嘗有定勢世人無遠識凡見他人興進及有如意事則妬忌見他人衰退及有不如意事則譏笑同居及同鄉人最多此患若知事無定勢如築牆之板然或上或下或下或上則自慮不暇何暇妬人笑人哉凡人謀事雖日用至微者亦須齟齬而難成或已成而敗既敗而復成然後其成也永久平寧無復後患若偶然易成後必有不如意者造物機微不可測度如此靜思心則見此理可以寬懷

論之一字壞人終身凡念虛言語纒有誇心即便口却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又曰作事皆依本分凡已饒人終無悔吝爲錢穀無與人爭鬪款款讓入至於禍患中第一莫使性氣中外此小事一切用柔道理之

膺高年享富貴之人必須少壯時嘗盡艱難受盡辛苦不曾有自少壯享富貴安逸至老者故早年登科甲第早年得意之人必於中年齟齬不如意中年齟

言以錄
三卷
齟不如意却於暮年方得榮達或仕宦無齟齬必其
生平窘薄憂饑寒慮婚嫁有所困鬱而然若早年宦
達不甚艱難辛苦及承父祖生業之厚更無不如意
者又多不獲高壽蓋造物乘除之理顛多如此其間
亦有始終享富貴者乃是有大福之人亦千萬人中
間或有之今人往往機心巧謀皆欲不受辛苦終身
享有富貴且思延其子孫恐人力終不能勝天徒爲
蒼蒼者笑耳

同居之人或往來須揚聲曳履使人知之不可默造
倘或適然議我被此慙愧况其間有不曉事之人好
伏於幽暗處以伺人言此生事興詞之端也

凡人生耽迷麪藥而縱飲無度貪饕膏粱而侈濫不
已家富者至於破蕩家貧者必爲劫盜甚至賣墳塋
樹木掘父祖棺木者悲夫悲夫有誠飲者曰喫酒二
斤糴麥一斗磨麪五斤可飽十口誠食曰人能咬菜
則百事可做

人之姑姨姊妹及親戚嬪人年老而子孫不肖不能
供養者不可不收養然又當關防恐其身故之後其
不肖子孫妄經官府稱其人因饑寒而死或稱其有
遺下囊篋之物官府受詞必爲追證所擾須於生前
白之於衆明白知其身外無餘物而後可凡要爲高
義之事必預防之

禍福無門惟人自召善惡之報如影隨形

已上厚生
訓纂

以富貴驕人固非美事以學問驕人害亦不細此真

格言也

用明于內者見已之過用明于外者見人之過見已
之過者視天下皆勝已也見人之過者視天下皆不
如已也此智愚所以分與

操守欲正器局欲大識見欲遠

凡士君子作事行已當履中道不宜矯矯飾飾過實

則近相僞

已上自警言編

大臣謀國遇有大利害當以身任之慎勿養交市恩

言以金
為遠怨自全之地

皇明名臣言行錄

獨處不能謹而徒飾乎外偽也

心中無一物其大浩然無涯

脩德行義之外當一聽於天若計較利達日夜思慮
萬端而所思慮者又未必遂徒自勞擾祇見其不知
命也

常沈靜則含蓄義理深而應事有力

自喜則自矜之心生

讀書不體貼向自家身心上做工夫雖盡讀古今天
下之書無益也

自家一箇身心尚不能整理更論甚政治

鳥雀巢茂林蛟龍潛深淵聖人洗心退藏於密

開卷卽有與聖賢不相似處可不勉乎

大丈夫心事當如青天白日使人得而見之可也

人知天下事皆分內事則不以功能誇人矣

輕當矯之以重急當矯之以緩褊當矯之以寬躁當

矯之以靜暴當矯之以和粗當矯之以細察其偏而
悉矯之久則氣質變矣

萬起萬滅之私亂吾心久矣今當悉皆掃去以全吾
湛然之性

纔舒放卽當收斂纔言語卽當簡默

言不及行可耻之甚非特發於口謂之言凡著於文
詞者皆是也嘗觀世人肆筆奮詞議論前人之長短
及夷考其平生之所爲不及古今多矣吾輩所當深

戒者

君子之心欲人同其善。小人之心欲人同其惡。

人開口皆能談禮義論名節及見利必趨見勢必附
又不知禮義名節爲何物

自治之要寧過於剛顏子克復之功非至剛不能
迷於利欲者如醉酒之人人不堪其醜而已不覺也
出處去就士君子之大節不可不謹

聖人不怨天不尤人心地多少灑落自在常人纔與

人不合卽尤人纔不得於天卽怨天其心忿悵勞擾
無一時之寧泰與聖賢之心何啻霄壤

無卜筮而知吉凶取宜詳玩人所爲順理卽所謂惠

迪吉又何必卜筮而後知吉乎人所爲悖理卽所謂

從逆凶又何必卜筮而後知凶乎

已上薛文清公要語內編

凡爲官最要安重下於瞻視一發言不當殊愧之

深以刻薄爲戒每事當從忠厚

爲政以法律爲師亦名言也既可律已又可治人

凡國家禮文制度法律條例之類皆能熟觀而深考

之則有以應酬世務而不戾乎時宜

有欲則人得而中之惟無欲則彼無自而入

須要有包容則有餘意發露太盡則難繼

輕言輕動之人不可以與深計易喜易怒者亦然

勢到七分卽已如張弓然過滿則折

人當自信自守雖稱譽之承奉之亦不爲之加喜雖

毀謗之侮慢之亦不爲之加阻

待吏卒輩公事外不可與交一言

聞人疑已而怒則譽已者至矣

當官不接異色之人最好不止巫祝尼媪宜踈絕至于工藝之人雖不可缺亦當用之以時大不宜久留於家與之親狎皆能變易聽聞簸弄是非儒士固當禮接亦有本非儒者或假文辭或假字畫以媒進一與之款洽卽墮其術中如房瑄爲相因一琴工黃庭蘭出入門下依倚爲非遂爲相業之玷若此之類能

審察踈遠亦清心省事之一助

論事不可趨一時之輕重當思其久而遠者

用人當取其長而舍其短若責備於一人則世無可用之才矣

法者因天理順人情而爲之防範禁制也當以公平正夫之心度其輕重之宜不可因一時之喜怒而立法若然則不得其平者多矣
戒太察太察則無含弘之氣象

凡取人當舍其舊而圖其新自賢人以下皆不能無過或早年有過中年能改中年有過晚年能改當不追其往而圖其新可也若追咎其往日之過并棄其後來之善將使人無遷善之門而世無可用之才也以是處心刻亦甚矣

處事最當熟思緩處熟思則得其情緩處則得其當已未善人有譽之不足喜已有善人有毀之不足怨治獄有四要公慈明剛公則不偏慈則不刻明則能

辨剛則能斷

以已之廉病人之貪取怨之道也廉而自忘其廉則人高其行而服其德

士之氣節全在上之人獎激獎激則氣節盛苟樂軟熟之士而惡剛正之人則人務容身而氣節消矣

復則吉迷復凶古之亡國之君敗家之子皆迷復者也

常人纔有觸卽有不平意只是量小

大臣行事當遠慮後來之患雖小事不可啟其端
於方快意之時尤當謹快意之時方盛之極而衰之
漸也已上薛文清公要語外編

談治錄卷之四

柘浦徐廣廣居甫輯

古虞陳仲麟虞仁甫梓

越蕭徐明選師俞甫校

平昌黃國士允符甫訂

酒談

天無所不覆地無所不載凡與物相角者皆與物相
匹者也至人如天之覆如地之載視天下無一可以

與吾當者故不以勝物爲長而以不能容物爲深耻
情之方鍾則餘桃爲愛恩之歇也則口澤爲尤人情
其可恃哉

君子之與人善也當慮其有不善時與人不善也當
思其有善時

喬木將枯培之復榮國家將凶理之則盛然則老可
使之壯衰可使之強數短者延之可長安於衰老天
折者是爲自戕

善言者不屈善重者不亢善言者不煩
人而平恕有中奇禍者鮮矣

明珠寧爲滄海之遺而不爲邦國之珍美玉寧爲璞
中之藏而不爲圭璋之重志士寧爲山林之逸而不
爲黼黻之華

大阿之利不逐物而割百煉之剛不求礪而磨璠璣
之白不索縉而涅

拱把之樹不足以當喬木之一枝然欣欣向榮亦可

禦也連抱之木餘葉可以當樹然瑟瑟何痒痒可留也國之盛衰在勢不在迹人之盛衰在神不在形得至寶者藏之必密傳至道者識之必深談德無德談玄不玄所以居之者輕且淺也

無小心則放而多失無大心則怯而不前心之大也則堯舜爲何人天下皆吾事心之小也則匹夫匹婦能勝予矣

天地之氣溫和則生嚴凝則殺好生者與生爲徒好殺者與死爲徒故良吏多昌刻吏無後匪獨陰報其氣稅之所感自然也

今夫里人爲童稚分梨栗多寡大小莫不適均至分金玉珠璣罕有得平者梨栗輕而金玉珠璣重分梨栗之心虛而分金玉珠璣之心動也非廉者不能廉者能分金玉珠璣至頒爵祿列土田部分萬國罕有得其平者非天下之至廉超然於爵祿土田郡國之外者不能故視物愈輕則其智愈精視物愈重則其

言身金 四卷
智愈昏、嚴峻梨栗乎、卿相子房、梨栗乎、公侯堯舜禹
文、梨栗乎天下

玉之精也、璞爲之藏、珠之美也、蚌爲之房、血肉之軀、
雖幻然、神明所依、養之不可以不臧

勇者死力、智者死巧、辯者死說、夫用而不已、必窮、恃
而不返、必敗、君子以時發而與時忘之、故無患也

石之頑也、擊之火出、陰中有陽也、玉之堅也、叩之聲
揚、實中有虛也、陽不離乎陰、虛不離乎實、感通之道

存乎人焉爾矣

大臣休休、謂容善也、如以容姦、長惡爲休休、謬矣

人物之生、猶蹴踘乎、氣盈則張、氣消則弛、善養氣者、
必培其根、機在不息焉

甘羅十二、卽以說顯名、聞諸侯十二、而後何寥寥也

呂望八十、始遇文王、稱爲尚父、八十而前、何寂寂也

是故事成、有機道行、有時

馬之出櫪也、羈之勒之被、且踴躍待乘、若自以爲宜

行也而天之生馬非爲行者設也牛之徃田也輓之
牽之彼且引首就耒若自以爲宜耕也而天之生牛
非爲耕者設也豈安於芻牧而不能逸耶豈積於威
約而不自知耶悲哉

已上義蒼子

盛暑爍石流金而冰納凌陰則度夏不溶嚴霜卉腓
木落而花藏穽窖則經冬不凋吾由是以知家可以
長隆國可以長治人可以長生不死

木雖堅漬之不已必通金雖頑磨之不已必利故慈
父不輕棄其子聖人不輕棄其民弛則不應急則不
安在馴而擾之無斃

至人無夢其神一也夢者鬼之遊也伯夷必不夢爲
貪汚下惠必不夢爲忿爭曾參必不夢爲不孝夢想
顛倒皆由神不一而遊魂亂耳睡且不能自主而况
淪化以後至人者養其至虛至靈天地萬物舉不足
以累其心七情六慾洗脫淨盡故夜之所睡卽如晝
之所覺而其神不昧委形隨化而爛爛常在超然生

死之外也

已上塵外玄談

書曰必有容德乃大必有忍乃有濟古君子立德未
有不成終容忍而敗於不容忍也容則能恕人忍則
能耐事一毫之拂即勃然而怒一事之違即憤然而
發是無涵養之力薄福之人也是故大丈夫當容人
而不可爲人容當制欲而不可爲欲制觀婁師德丙
吉之爲人則氣自平而理自明矣

辱之一事最所難忍自古豪傑之士多由此敗也竊
意辱之來也顧其人何如彼爲小人耶則直在我何
怒之有彼爲君子耶則直在彼何怒之有世之人不
審辱之所自來一以怒應之此其所以相仇而相害
也歟書曰必有忍其乃有濟意正如此

我以厚待人人以薄待我匪薄也我厚之未至也我
以禮接人人以虐加我匪虐也我禮之未至也厚也
禮也自我行之薄也虐也由我召之彼何罪耶然則
厚矣禮矣復我薄虐者乃吾命也彼何罪耶是故不

怨天不尤人庶幾君子矣

妬寵而負勢爭妍而取憐此妾媵之道也近世士大夫見權勢之人爭相趨附媚之惟恐後得一美言則喜溢於色稍見抑之則跼蹐不自安又何異於妾媵之道耶夫壽夭窮通天之命也彼固有權勢矣亦不能外於天而壽夭窮通乎我也刻刻然以諛之恐恐然以附之亦可愧也夫

不得於天則怨天不得於人則尤人此古今之同情

也然不知抑揚順逆皆非人力所能爲而皆造物使之然也造物亦非有惡我好我而爲之也彼亦不知予亦不知莫之爲而爲耳怨乎天者不知天怨乎人者不知命聖人之所不取也大丈夫胸中灑灑落落如光風霽月任其自然何有一毫之用心哉

螭涎不滿殼蚌足以自濡升高不知疲竟作粘壁枯東坡此言深可爲知進不知退者之戒夫人事之役役也計謀之敝敝也人皆以人事可以致富貴計謀

可以致功名殊不知一作一輟有造物宰之爲之而成者非其能也命之至也况爲之而不成者多乎造物無言也人不可以惑其聽造物無形也人不可以賣其公世之人役役敝敝於百年之間無頃刻之自安者不亦深可哀耶不足以爲造物擾深足以爲造物咲

以言譏人此學者之大病取禍之大端也夫君子存心皆天理也天理存則心平而氣和心平而氣和則

人有過自能容之矣尚何用言譏之哉大抵好以言譏人者必其伎心之重者也惟其伎心之重也所以見人富貴則忌之見人聲名則嫉之忌之嫉之之心蓄於平日故譏之激之之言發於一時殊不知結怨已深構禍已稔身凶家敗不可已矣是故君子貴乎養心焉

稠人廣坐之中不可極口議論逞已之長非惟惹妬抑亦傷人豈無有過者在其中耶議論到彼則彼不

言而心憾其如對官長而言清則不清者見怒對朋
友而言直則不直者見憎彼不自責將謂我有意而
爲之矣彼或加禍我能免乎惟有簡言語和顏色隨
問卽答者庶幾可耳
張九齡以功名忠義奮振一時可謂君子矣然或者
謂其處士大夫之有辜者必致窮絕之地以故一念
不仁所以無嗣人心之不可不仁如此哉夫好生惡
死人之常情趨利避害世之常態置一物於必窮之

地者君子不爲也况作好惡於其間耶九齡盛德之
士也一念之差猶不免於絕嗣丁謂盧多遜之輩當
何如耶

君子之於小人未嘗不識其形狀也但君子容之而
不與之較耳國人之欺于產醫者之欺晦翁君子寧
肯先起心而測之耶彼小人以爲君子可欺也恣其
所爲昧其本心而自以爲得計殊不知君子視之發
爲一笑而已是故含蓄待物者君子之用心持鏡索

變者非君子之用心也

言之非難處之爲難士大夫安居之時見人憂患害則曰是何足以爲吾之憂見人恤貧賤則曰是何足以爲吾之恤及其親履其事則色喪膽落張皇皇莫之措矣殊不知張皇皇徒自苦耳造化已定之矣善乎康節之言曰能言未是事男子善處方爲大丈夫君子之生濁世誠不可不思所以善處

處事不可操操亦不可孜孜孜孜則罷軟無力操操

則相視者禍和易其身心謙恭其言語近恕而行則人無怨而躬全矣

慾心重者雖處富貴之地未嘗須臾之不憂也何也位高者多無子則爲無子累其心矣才高者多無位則爲無位累其心矣天地間萬物之不齊彼屈此伸此有彼無自然之理必求全其心之慾則敝敝乎百歲之間無須臾之不憂矣

險人之前不可語人之陰私奸人之前不可論人之

機巧我一時言之彼一時聽之言之者固不爲難彼聽之者蓄之於心而不忘矣險者資其陰私以爲計本奸者用其機巧以爲利基豈不損物害理之甚哉吾雖不曾損物害理亦猶抱薪資火障水資潮焚人之宅沒人之田者矣吁此人之所以深戒乎大言不慚此學者之大病夫人雖至愚是非之心則皆有之或乘憤以愠人或因喜而誇衆殊不知人雖無言而默笑於胸中矣

貴人之前莫言窮彼將謂我求其薦矣富人之前莫言貧彼將謂我求其福矣是以羣處之中淡然漠然付之謹默可也窮也貧也皆命也非告人而可脫者也或有不得於心寄言咏歌之間陶性靈而已

人家禍患皆自多事生來夫見位高金多者未嘗不願與之交也見勢崇權重者未嘗不願與之接也而不知一交一接之間禍患由此而基焉善於保安者蓋以清淨省事爲本窮通有命徒事紛紛夫何益

先淡後濃先疎後親先遠後近交朋友之道也世之人喜目前而不慮日後一言稍合殺羔羊具醴酒出妻子傾肝膽雖絲竹無以喻其和雖金石無以喻其堅惟悉心之不續頸之不刎情之不通也及夫片言不合一利不均一食不至則怒心斯生各相厭斲凡昔日出妻子者造之爲是非之根傾肝膽者蓄之爲譁詰之本其和且堅者變之爲干戈矛盾之相仇矣不亦深可戒哉是故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者不過以義相合耳吁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濃如醴水雖淡久而味長醴雖濃久而怨起吾聞之古人云

大丈夫之事君當以直道而行君之喜與不喜我何與焉何也恃寵而求婚爭妍而取憐妾嬖之道也豈有大丈夫之事君而爲妾嬖之道者哉

粉白黛綠世人皆以此爲樂一死之後亦復以爲樂乎世人所以着戀迷惑者識不破也且如曹瞞看他

用心設計非不豪且傑也及其死也叮嚀繾綣以此累其心是豈不深可笑哉可謂能用機巧以取天下而不能以機巧絕此累也

古云以色事他人能得幾時好蓋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色雖取媚於一時不能不受辱於日後衛靈公彌子瑕是也

有人以事謀我我當察其謀之是非其是耶以理告之其非耶亦以理告之嚴君平之賣卜子告之以孝

臣告之以忠可也設或十人同坐有人以事謀之則不可先發喙何也先發喙則爲謀府矣謀府古人所戒

富貴不祥之器也古之君子不得已受之是以兢兢以守之業業以保之者非懼富貴之去也懼禍患隨之也今之人驟得其富貴則遽易其志慮受惑其身心無所不爲矣殊不知高明之家鬼勸其室焉能長保其富貴哉此陳涉之母所以賢也

小人之量如針眼不能容物心如棘刺常思害人身
如茅屋見事風生君子遇之一以禮待之一以默包
之可也遠之可也避之可也

黃太史有云萬言萬中不如一默默之於人大有益
也易曰易其心而後言凡言語不可不先察其理而
後言也然則又豈止於一默而已哉

士君子不可無憂國之心不可有憂國之言言發於
外則人以爲謗矣不可無濟物之志不可有濟物之

名名敷於外則求之者衆矣人以爲諂則禍必及也
雖曰有憂國之心無所控訴矣求之者衆怨必及身
雖曰有濟物之志無所解紛矣是故君子貴實齋焉
昔陽城盡疏裴延齡過惡欲密論之以季繁爲故人
之子且其家教之有素也使其繕寫繁得其情往告
延齡及陽城疏入而延齡知其情一一解之德宗遂
以爲妄而不之省嗚呼人心難測有如是乎君子取
交其可易乎誠不可不深思而精擇也

大凡見王公大人當誠心以奉之至於言語之際切忌發凶惡之論蓋富貴之人喜於康寧厭於刑戮故也吉人之言非徒不諛於人亦不傷於人藹然和氣之充溢薰然動靜之詳雅粹然言語之有文庶幾君子矣彼誕誇凶禍使人毛髮之凜然肆議刀鋸使人襟抱之不懌豈吉人也哉易曰吉人之辭寡信矣嬖人悍者必淫醜者必妬士大夫謬者忌險者疑必然之理也

欲去病則正本本固則病可攻藥石可以效欲齊家則正身身端則家可理號令可以行固其本端其身非一朝一夕之事也

外事無大小中欲無淺深有斷則生無斷則死大丈夫

夫以斷爲先

已上日新要錄

不足與有爲者自附于行所無事之名和光同塵者自附于無可無不可之名聖人之惡莠也以此

廣所依不如擇所依擇所依不如無所依無所依者

依天也依天者有獨知之契雖獨立宇宙之內而不謂孤衆傾之衆毀之而不爲動此之謂男子世之人形容人過只象個盜蹠回護自家只象個堯舜不知這却以堯舜望人而以盜蹠自待也心要常操身要常勞心愈操愈精明身愈勞愈強健但自不可過耳

人只要做好人真正是好人名不須自彰粧點者常遇其實心不須自明推獎者常溢其美觀之古人可

見矣君子無自勞焉

士君子之偶聚也不言身心性命則言天下國家不言物理人情則言風俗世道不規目前過失則問平生德業傍花隨柳之間吟風弄月之際都無鄙俗媒媪之談謂此心不可一時流於邪僻此身不可一日今之偷媿也若一相逢不是褻狎便是亂講此與僕隸下人何異只是多了衣冠耳

官高行尊年長謂之二聾雖有過惡人不敢言而竊

笑私怨焉。此三人者，虛美薰心，自以爲是萬一有慝，直之人觸其忌諱，彼不聞此言久矣。一旦聽之，其何以堪。此智者所以結舌而爲之傷心也。

世之人聞人過失，便喜談而樂道之；見人規已之過，旣掩護之，又痛疾之；聞人稱譽，便欣喜而夸張之；見人稱人之善，旣蓋藏之，又搜索之。試思這箇念頭，是君子乎？是小人乎？

往見泰山喬嶽，以立身四語甚愛之，疑有未盡，因推廣爲男兒八景云：泰山喬嶽之身，海濶天空之腹，和風甘雨之色，日照月臨之目，旋乾轉坤之手，磐石砥柱之足，臨深履薄之心，玉潔冰清之骨。此八景者，余甚愧之，當與同志者竭力從事焉。

古者邑有縉紳，鄉邦受其庇蔭，士民視爲準繩。今也邑有縉紳，增鄉邦凌奪勞費之憂，開士民奢靡浮薄之俗。然則邑有縉紳，邑之殃也；風教之蠹也。吾當可自媿自恨矣。

避嫌者尋嫌者也自辯者自誣者也心事重門洞達
畧不同邪行事八窗玲瓏毫無遮障則見者服聞者
信稍有不白之誣將家家為吾稱冤人人為吾置隊
矣此之謂潔品潔品不自潔而人潔也
見稱於妻子僮僕優是大賢以上人
氣忌盛心忌滿才忌露

世有十態君子免焉無武人之態

粗豪

無婦人之態

柔懦

無兒女之態

嬌雅

無市井之態

貪鄙

無俗人之

態

庸陋

無蕩子之態

佞佻

無伶優之態

滑稽

無

之態

村野

無堂下之態

局迫

無婢子之態

卑謔

無

謀之態

詭闇

無商賈之態

銜售

不善之名每成於一事後有諸善不能掩也而惟一
不善傳君子之動可不慎乎

世間事無巨細都有古人習下的法程繞行一事便
思古人處這般事何如纔處一人便思古人處這般
人何如至于起居言動語默無不如此久則古人與

稽而動與道合矣其要只在存心其工夫又在誦詩
讀書時便想曰此可以爲我某事之法可以藥我某
事之病如此則臨事時觸之卽應不待思索矣

稱人以顏子無不悅者忌其貧賤而歿稱人以桀紂
盜蹠無不怒者忌其富貴而壽好善惡惡之同然固
是如此而作人却與桀紂盜蹠同歸何惡其名而好
其實耶

防欲如挽逆水之舟纔歇力便下流力善如緣無枝
之樹纔住脚便下墜是以君子之心無時而不敬畏
也

心上打不過去這是不死之良心卽不能制欲而勉
強爲之到底心上不自在忍耐一時雖難過後有無
限好處

目不容一塵齒不容一芥非我固有也如何靈臺內
許多荆棘却自容得

屬纊之時般般物皆帶不得惟是帶得此心却教壞

言以錄 四卷
了是空身歸去矣可爲萬古一恨

喫這一筋飯是何人收打底穿這一疋帛是何人織染的大厦高堂如何該我住居安車駟馬如何該我乘坐獲飽煖之休思作者之勞享尊榮之樂思供者之苦此士大夫日夜不可忘情者也不然其負斯世斯民多矣

天下之事在意外者常多衆人見得眼前無事都放下心了明哲之士只在意外做工夫故每萬全而無

後憂

不以外至者爲榮辱極有受用處然須是裡面分數足始得今人見人敬慢輒有喜愠心皆外重者此迷不破胸中冰炭一生

陳蔡厄之至也匡人桓魋危之至也伐木喪狗侮之至也一子先死而夫婦不能有終不幸之至也道足易天下而卒老子行困之至也聖人無奈天何其厄其侮其危其困其不幸吾安之無一毫芥於心動於

色天無柰聖人何故曰聖人以道貞遇道在我何遇
之不可也譬之完室風雨雷霆了不爲動聖人視遇
風雨雷霆也

處毀譽要有識有量今之學者儘有向上底見世所
譽而趨之見世所毀而避之只是識不高聞譽我而
喜聞毀我而怒只是量不廣真善惡在我毀譽與我
無分毫干涉

蘭以火而香亦以火而滅膏以火而明亦以火而竭
炮以火而燬亦以火而洩陰者所以存也陽者所以
凶也豈獨燬色氣味然哉世知鬱鬱者之爲樂悶悶
者之爲福不知者之爲榮不快心者之爲足是謂萬
年之燭
非望之福不如無望之災

福莫美於安常禍莫危于盛滿天地間萬事萬物未
有盛滿而不衰者也而盛滿各有分量惟智者能知
之是故卮以一勺爲盛滿甕以數石爲盛滿有甕之

容而懷卮之懼則慶有餘矣

濁水沒指難窺其淺深霜潭數仞則人得而測之矣
然而魚鼈無遁迹焉是故君子渾厚含蓄所以掩人
之過而養吾之仁小人厚貌深情所以飾己之非而
藏中人之術是非之際學者所當辨也

惟幸人之有過此便是惡念頭

煩燥二字無處用事要急行何須動火

初開口便是煞尾語初下手便是盡頭着此人大無
含蓄大不濟事學者戒之

朝廷法紀做不得人情天下名分做不得人情聖賢
道理做不得人情他人事權做不得人情我無力量
做不得人情以此五者徇人皆妄也君子慎之

攻人者有五分過惡只攻他三四分不惟彼有餘懼
而亦傾心引服足以塞其辯口攻到五分已傷渾厚
而我無救手矣若更多一分是貽之以自解之資彼
據其一而得五我貪其一而失五矣此言責者之大

戒也

直友難得而吾又拒以諱過之聲色佞人不少而吾又接以喜諛之意態嗚呼欲不日入于惡也難矣無根本底氣節如酒漢毆人醉時勇醒時索然無分毫氣力無學問底識見如庖人煬竈面前明背後左右無一些照顧而無知者賞其一時惑其一偏每擊節歎服信以終身吁難言也

考人品要在五倫上看這裏得則小過不足疵這裏

失則衆長不足錄

已上呻吟語略

受人凌辱畏其勢而忍之者不足爲忍無可畏之勢而能忍之者真爲忍也

聞人談論但且虛受悅服慎勿鋒起求勝

善惡有報此決定理在陽之報疎而速在陰之報密而遲

水不大無以養大鯤橫海之鱗風不大無以養大鵬垂天之翼志不大無以辯大事出世之緣我當審心

雄成大道

油清則燈明油濁則燈暗水靜則影定水動則影亂
因知人心當以清淨爲本

已上法藏碎金

愚莫患於不自振洪範六極弱居一焉一念精剛如
弛忽張風飛雷動奮迅激昂羣疑以凶諸欲以降百
行以昌更有何事

夫世海也身舟也志柁也世之溺人久矣吾之志所
以度吾之身不與風波滅沒者也操舟者柁不使去

手故士莫要於持志

欲界無邊宅畔有宅田外有田官上有官身上有身
故家彌大而經營亦大位彌高而願望亦高失隴望
隴得隴望蜀世短意常多翻不如三家村裏省事漢
撒脫

人有爲麟爲鳳者有爲虎爲狼爲蛇爲蝎者有爲燕
爲雀爲蟻爲蠅者天下不可無此人則爲麟爲鳳天下
不可有此人則爲虎爲狼爲蛇爲蝎有之不足爲重

無之不足爲輕則爲燕爲雀爲蟻蠓至靈者人卒與
燕雀蟻蠓比類命之曰枉生

治家者持二字符曰勤曰儉夫孳孳乎種德布惠而
後爲勤淡淡乎聲利百好而後爲儉今之所謂勤儉
貪耳吝耳

白日易下黃金難成琉璃可玩而不可擊如意珠可
想而不可得吾且自足以當富不役役以當貴無辱
以當榮無災以當福閒無事以當仙只如此已自過

分要如何方是稱心

古之真人爲海馬石燕不爲參差有處在材不材之
間而處天下人在知不知之間

今有麗媛於此艷色之徒見以爲世上琛球養生之
家見以爲人中虺虎二見大不平等若以平等眼觀
元來只是一個人固道之所不載亦道之所不棄說
好不得說不好不得

太上御天其次不違天最下與天爭衡爭之不勝以

至於怨

余令海陽四年黃煉之寓書於余皮肉無得語又不
欲爲皮外語孝子之事父母也愛日父母之子民也
亦愛日余惕然有感於其言初志難酬末路易蹶寧
獨官理揔來人間世光景無多才過一日生期便減
一日死期便迫一日轉眼臘月三十日到來貴者不
能饒富者不能贖文者不能辯巧者不能避卽急急
忙忙以日爲歲理身分上事只恐溘先朝露抱千古

不了之憾更有何工夫說閑話管閑事爭閑氣作閑

應酬文字

已上祝子小言

心地要寬平識見要超卓規模要濶遠踐履要篤實
以簡傲爲高以諂諛爲禮以刻薄爲聰明以鬪茸爲
寬大胥失之矣

已上龜氏客語

太廟之犧被文綉而悔不及鷦鷯深林一枝之樂也
知足者貧賤亦樂不知足者富貴亦憂
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草木者以其有爲耳皮角毛齒

禽獸以用而名香味補瀉草木以功而著人之生也
無德以表俗無功以及物於禽獸草木之不若哀哉
食能止饑飲能止渴畏能止禍足能止貪已上省
心銓要
常提省此心勿令昏蔽妄馳卽處事少錯矣

人之大病有三一曰粗惡二曰輕浮三曰昏弱

金藏於土則草木不生人猶草木積金之多則生意
斬絕子孫必微身亦不能永久何不悟此而惟金之

貪乎已上續白警編

寶器珍玩不可樂之於權勢之人古琴名畫不可夸
之於貪污之士一動其心必索於我有識畏禍者與
之可也不然誅而薦賄無及矣

士人當使王公聞名多而識面少此最名言蓋寧使
王公訝其不來無使王公厭其不去已上筆疇

人生衣食財祿皆是定數若儉約不貪則可延壽奢
侈過求受盡則終譬如人有錢一千日用一百則可
十日日用五十可二十日恣縱貪侈立見敗區則若

一千之數一日用盡可不畏哉或謂人有廉儉而命促貪侈而命長者何也曰廉儉而命促者當生之數少也若更貪奢則愈促矣貪侈而命長者當生之數多也若更廉儉則愈長矣

龍舒子

要做好人全被嗜慾沉溺則嗜慾吾之讐敵也今人以得嗜慾爲快者是所謂借寇兵而資盜糧矣

聖賢見得道理了了分明該如此做定如此做雖其中審時度勢終不能離了這道不是將就過去便罷

聖賢處世出有出的道理處有處的道理盡得這理出也好處也好今人志於富貴功名所以見得處不如出也

言官感激大義奮不顧身讒邪害之多指爲沽名嗚呼愛名何如愛生在人主加察耳

允謀事貴采衆議而斷之在獨

人有德於我不可不感我有德於人不必望感而不遂必責責則恩而反爲讐也

談治錄卷之五

柘浦徐 廣廣居甫輯

古虞陳仲麟虞仁甫梓

越蕭徐明選師俞甫校

平昌黃國士允符甫訂

事談

楊子雲作賦成一夕二毛謝靈運一日吟百詩頓落
十二齒文字之消耗精血如是

蕭整嘗登陸渾沙洲忽水漲不得下急呼村童折塵尾水晶環與之渡舟而過韓退之登華山絕峯不可及大慟華陰令令人百計取之纔得下古人不登高不臨深養蠶爲是

許平仲嘗過河陽道有梨時政暑月衆爭取之平仲獨坐樹下不取或問之曰非其有而取之不可人曰此無主矣曰梨無主吾心固有主事雖細此亦可謂不因人熱者矣

已上顧幼章語

山巨源酒後備啜尚折筋不休沈休文曰數米而養羹不過一夾二人皆未開衛生經也

閑中錄

東坡與人處不問賢愚貴賤和氣藹然嘗曰我心平易上可陪玉皇下可陪悲田院乞兒

綠雪亭

東坡在黃州嘗書云東坡居士自今以往早晚飲食不過一爵一肉有尊客盛饌則三之可損不可增有召我者預以此告之主人不從而過是乃止一日安分以養福二曰寬胃以養身三曰省費以養財

則陽錄

司馬溫公在洛陽自號迂叟謂其園曰獨樂園園里
小不可與他園班其曰讀書堂者數十椽屋澆花亭
者益小弄水種竹軒者尤小曰見山臺者高不過尋
丈曰釣魚菴曰採藥圃者又特結竹杪落蕃蔓草爲
之爾溫公自爲之序諸亭臺詩頗行於世所以爲人
欲慕者不在於園

洛陽名園記

方蛟峰八字格言富莫大於蓄道德貴莫大於爲聖
賢貧莫大於不聞道賤莫大於不知耻仕能行道之

謂達貧不安分之謂窮流芳百世之謂壽得失一時

之謂天

簷曝偶談

王曜軒曰惟士之廉猶女之貞苟有一點之污卽爲
終身之玷毋謂暗室昭昭四知汝不自愛心之神明
其可欺黃金五六駝胡椒八百斛生不足以爲榮千
載之後有餘戮彼美君子一鶴一琴望之凜然清風

古今

淑後編

賈太傅年二十而爲大中大夫楊太尉五十而應州

郡辟馮唐白首而袴穿郎署董賢年未二十而爲三公馮元常平生取錢多官愈進盧懷慎貴爲卿相而終於處貧脩短貧富窮達其有定命若此陸文定公清暑筆談吳芾云與其得罪於百姓不若得罪於上官李衡曰與其進而負於君不若退而合於道二公南宋人也

合之可作出處銘

陳眉公語

蘇黃門云人生逐日胸次須出一好議論若飽食暖衣利欲是念何以自別於禽獸余歸蜀當杜門著書

不令廢日只效溫公通鑑樣作議論商確古人歲久成書自足垂世也

眉山文錄

司馬溫公當世大儒博學無所不通雖已貴顯而刻若記覽甚於韋布嘗言學者讀書少能從第一卷讀到卷末徃徃或從中或從末隨意讀起又多不能終篇從來惟見何涉學士案上惟一書讀之自首至尾正錯校字以至讀終未終卷誓不他讀此學者所難也

張太史明道雜誌

顏氏家訓云借人典籍須當愛護凡有闕壞就為補綴此亦士大夫百行之一也或有狼籍几案分散部

帙童幼婢妾所污蟲鼠風雨所毀實為累德四明袁氏靜思

志齋

方伯夏公寅語客曰君子有三可惜此生不學一可

惜此日閑過二可惜此身一敗三可惜客矍然曰名

言也名臣錄

文衡山每言近來陸貞山最會做文字但開口便罵

人亦是一病皇明世說

唐柳所曰今天下有三事沒處法燕都中士大夫得

病無良醫秦晉人種田無時雨三吳縉紳子弟讀書

無家教一味但靠天耳余因思無醫則保養無用則

穿渠無家教則慎擇交游此便是沒處法中處法也

宋盛待制名濤常曰士大夫行已正如室女常須置

身在法度中不得受人指點南都道護錄

梁蕭允曰禍之所來皆生於利苟不求利禍從何生

顧希武曰積財可以備患患亦生於多財與其因患而積財不若無財而無患皆名言也

餘冬序錄

宋大觀中有葛繁者爲鎮江守人問其所行繁曰予始者日行一利人事嗣後或二或三或數四或十今四十餘年未嘗少廢又問何以爲利人事繁指坐間踏子曰此物置之不正則蹙人足予爲正之若人渴予與盃水皆利人事也但隨其事而利之上有卿相下至乞丐皆可以行惟在常久而已

餘冬序錄

陳侍中堯叟爲廣南西路轉運使嶺南風俗俗病必禱神不服藥堯叟有集驗方百本刻石桂州驛舍人頗賴之又以地氣蒸暑爲植柳鑿井每二三十里必置亭舍什器人免渴死

趙清獻公知越州兩浙旱蝗米價踊貴諸州禁增價公獨任有米者增價於是米商輻輳詣越米價更賤民無饑色

張忠定公詠知杭州是時歲饒民冒禁販鹽公寬其

罰曰禁嚴則聚爲盜患益甚俟秋成當痛繩之境内
卒以無擾已上宋名臣錄

余觀世之人富於文辭者其家必貧富於貨貨者其
子必不肖才人多無賢配美女必歸愚夫彼蒼蒼者
之主張吾人何若是之謬哉陸氏曰梅花優於香桃
花優於色故天下之美有不可得兼信哉

鷓峰雜著

上元姚三老賢甲閭右嘗買別墅其中有池有亭有
假山皆太湖惟石奇崛玲瓏又有飛閣曲房藥欄花

徑逶迤斗折粧點如畫周圍又有老樹壽藤葱鬱相
糾秀色映發魚鳥親人良愜賞心一日狂客王大癡
來遊留酌酒半酣大癡曰樂哉茲野費直幾何三老
曰費千金大癡曰二十年前老夫曾觴咏於此告我
費且萬金爲何得之易耶三老曰我謀之久其子孫
無可奈何只得賤售大癡曰翁當效刻石乎泉垂戒
子孫異時無可奈何不宜賤售三老聞言愀然旣而
躍然引觴浮白謝之且曰真達者言老悖空與子孫

作馬牛矣

鶴林玉露

李德裕平泉山居戒子孫云吾百年後為權勢所奪則以先人所命泣而告之此吾志也後經時變亂不能守花卉蕪絕惟石名品俱為洛城有力者取去記所云祇貽達人笑耳

極如錄

李文靖公

沆

所居陋巷廳事無重門其偏下已甚類

垣壞壁不以屑慮家人每勸治第不答其弟維語及之沆曰身食厚祿時有橫賜計囊裝亦可以治第但

念內典以此世界為缺陷安得圓滿如意今市新宅須一年繕完人生朝暮不可保又豈能久居巢林一枝聊自足耳安事華屋哉

自警言編

楊宗喬尹新鄉峭直不下人監臨惡其不遜同列從而交構勢如騎虎不可收拾一日桂古山過之宗喬告以故古山曰譬如對奕且儻一着譬如爭路且退一為優無事矣宗喬惕然謝教告改教職

灼艾集

光祿卿王守和未嘗與人有所爭嘗於案几間大書忍

字至於幃幌之屬以繡畫爲之明皇知其姓字非時
對曰卿名守和已知不爭好書忍字已知用心奏
曰臣聞堅而必斷剛而必折萬事之中忍字爲上帝
曰善賜帛旌之

開元天寶遺事

廬江有監司某者謝事懸車延方士煉丹其夫人頗
知書史嘗戲問曰丹成何以謝方士監司曰渠自能
點化不圖謝夫人曰渠既不圖謝何故以丹法傳君
監司曰謂我有仙風道骨夫人歎曰君垂涎點化志

在貪財妾未聞蓬萊二島乃有貪財神仙話問其婿
來謁夫人曰今丹成傳之婿乎監司有難色夫人曰
君得金丹不肯傳婿君非方士之婿胡爲獨肯傳耶
監司終不悟無何方士化去夫人戲曰夜來方士赴
蟠桃之會未知騎黃鶴去耶騎赤鯉去耶監司默然
長吁而已

書水編

狄仁傑爲并州法曹時同僚鄭崇質當使絕域其母
老且病仁傑曰彼母如此豈可使之有萬里之憂請

代之行柳宗元初遷柳州刺史其友劉禹錫得播州宗元曰播非人所居而夢得親在堂萬無母子俱往理願以柳易播會裴度亦爲禹錫言得改連州韓退之作子厚墓誌載其事以爲世勸卽一善而稱之宗元亦可追蹤仁傑矣

餘各序錄

全悰父柔使齋米數千斛到吳市易悰散給士大夫空船而還白父曰所利非急而士大夫方倒懸故賑之柔乃奇之此周急之仁出於子而父不禁者范文

正遣子堯夫至姑蘇取麥五百斛舟還次丹陽見石曼卿三喪欲葬堯夫以麥舟與之到家文正曰東吳見故舊乎曰曼卿三喪未舉方滯丹陽文正曰何不以麥舟與之曰已付之矣此周急之仁有於父而子能體之今世骨肉間多相勉以利而不知相感以義聞此寧不頹泚

書永編

崔樞密夫人治家整肅貴賤皆不許時世粧此足爲治家之法彼爲墮馬髻齟齬咲遠山翠娥梅鈿細腰

者視此不益媿哉今世巨室之族悉宜知此
杜河南藏書萬卷每卷題云清俸寫書手自校汝曹
讀之知聖道墜之之謂之爲不孝可謂詒子孫以正者
矣第不知厥后能遵否李德裕戒子孫毋以平泉花
木與人身沒之後竟爲烏有魏徵之宅大唐撤殿材
以成未幾而易姓蕭瑀之宅改爲薦福寺馬燧之宅
改爲奉誠國郭子儀之宅改爲法雄寺遷易與廢條
如傳舍安足據哉世人每尺寸之地鼠牙雀角相爭

不已亦大惑矣

昔盧尚書家有王內史借船帖甚寶之張賓護致書
借觀答云只可就看未嘗借人已而盧郎竊出今人
持售張所張歎惜卻之昔人云積書遺子孫子孫未
必能讀况他物乎子孫賢亡遲子孫愚亡速古今大
都如是已上顧幼章語

漢高帝勅子云每上疏宜自書勿使人也夫帝王且
然况士大夫子弟乎今數行字輒付侍史書之豈非

惰習 陳眉公語

看韓文倦睡夢中恍思少年日月不勝感愴而醒聰
明不及於前時道德日負於初心信哉 吳康齋日記

顧凱之嘗言命有定分非智力所移惟應恭已守道
信天任運而闇者不達妄意微倖徒虧雅道無關得
失予每誦之為之洒然 繫民編

元次山作巧論自敘遊長安中與巧者為友或以友
巧為太卑者然而世有巧顏色於人巧名位於人巧

權家以售邪妄以容媚惑者此而不羞而羞與巧者
伍郭忠恕自放於酒出則從傭巧飲街肆中或詆其
不倫曰吾觀今公卿大夫中多此輩也 陸文定公語

玄關秘論曰無心於事則無事於心故心靜生慧心
動生昏 尊生牋

呂本忠云忍之一字衆妙之門當官尤為先務若能
清慎之外更行一忍何事不辦

豫章旅邸題十二字云願天常生好人願人嘗行好

事鄒景孟表而出之以爲奇語彭執中云住世一日則爲一日好人居官一日則行一日好事亦名言也諺云慈不掌兵義不主財君子曰惟慈掌兵惟義主財論語曰仁者必有勇非慈何以掌兵易曰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非義何以主財不慈掌兵賊也不義主財盜也

真西山論菜云百姓不可一日有此色士大夫不可一日不知此味予謂百姓之有此色正緣士大夫不

知此味若咬得菜根則必盡職何憂民貧

友人鄺子元由翰林外補十餘年不得賜還嘗化條無聊遂成心疾或曰真全寺老僧能治子元徃叩之老僧曰相公貴恙起於煩惱生於妄想夫妄想有三或追憶數十年前榮辱恩讐悲歡離合及種種閒情此是過去妄想也或事到眼前畏首畏尾三番四復猶豫不決此是現在妄想也或期望日後富貴榮華或期望功成名遂告老歸田或期望子孫登庸與夫

一切不可必成不可必得之事此是未來妄想也三者忽生忽滅禪家謂之幻心能照見其妄而斬斷念頭禪家謂之覺心故曰不患念起只患覺遲此心若同太虛煩惱何處安脚又曰相公貴恙亦原於水火不交何以故凡溺愛治容而作色亮禪家謂之外感之欲夜深枕上思得治容或成宵寐之變禪家謂之內生之欲二者綢繆染着銷耗元精若能離之則腎水自然滋生可以上交於心至若思索文字忘其寢

食禪家謂之理障經綸職業不告劬勤禪家謂之事障三者之障雖非人欲亦損性靈若能遣之則心火不至上交可以下交於腎故曰塵不相緣根無所屬返流全一六用不行又曰苦海無邊回頭是呀子元如其言乃獨處一室掃空萬緣靜坐月餘心疾若失

已上書未編

山谷云士大夫不時時以古今澆之則俗塵生於其中照鏡則面目可憎對人則語言無味

誠齋文贈

先民云不復知有我安知物爲貴吾儕解得此意則
雖山居環堵未必不愈於畫省蘭臺淪茗煮泉未必
不清於黃封禁鬱也

周用齋

何子平歎曰吾已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但不知死
何如生耳爲子嫁娶畢與禽子夏俱遊五嶽名山不
知所終

栖逸傳

庾幼簡志性恬隱不交物外臨川王臨川獨重幼簡
餉麥百斛幼簡謂使人曰民樵採麋鹿之伍終其解

毛之衣馳騁日月之車得保自耕之祿於大王之恩
亦已深矣辭不受

何氏語林

劉荆州數請龐德公德公不爲屈乃就候之劉曰夫
保一身孰若保天下乎德公笑曰鴻鵠巢於高林之
上暮而得所棲黿鼉穴於溪淵之下夕而得所宿夫
取舍行止亦人之巢穴也各得其棲宿而已天下非
所保也

語林

國朝博學稱宋文憲書蘿書房藏書萬餘卷楊用脩

陸子淵王元美劉子威陳晦伯俱稱博雅多秘書昔
人云世間惟書可以益人神智又云饒讀之以當肉
寒讀之以當裘孤寂而讀之以當友朋幽憂而讀之
以當金石琴瑟有味是言

繫民編

江湛舉王景賢爲吏部郎王與湛書曰君平有言生
我名者殺我身天爵猶滅名安用吏部郎哉其舉可
陋其事不經非獨縉紳者不道僕妾皆笑之因與湛
告絕足不踰閩十餘年棲遲環堵之室芸草浚堦

世說

韓持國許昌私第涼堂深七丈每夏猶以爲不可居
常穎士適自郊居來因問郊居涼乎曰涼持國詰其
故曰野人無脩簷大廈日起不畏車馬塵埃之後胸
中無他念露形挾扇投足木牀視木陰東搖則從東
西搖則從西語未竟持國亟止之曰汝勿言吾心亦
涼矣

避暑錄

松江一漁父每棹小舟往來長橋扣舷飲酒酣歌自
得紹聖中閩人潘裕自京師調官過吳因就與語且

曰先生澡身浴德今聖明在上盍出而仕父笑曰君子之道每出或處吾雖不能棲隱巖穴追國綺之蹤竊慕老氏曲全之義且養志者忘形養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心心形俱忘其視軒冕如糞土與子出處異趣無與吾事

栖逸傳

靖節歸去來辭便有息交絕游之語必如此割截明淨纔成山林體段奈何我輩不堪寂寞猶喜圓融藉口大聖之時中俛身人世之交際外費財用內耗精

神其視白首紅塵滔滔忘反者曾不少異亦何取於

拂衣初念哉

張魯叟先生語

楊伯起性公廉不受私謁子孫嘗蔬食故舊長者或勸開產業公不肯曰使後世爲清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厚乎

諸葛武侯亮嘗自言曰我心如秤不能爲人輕重云狄梁公仁傑進撫河南天授二年爲相武后嘗謂公曰卿在河南有善政然有譖卿者欲知之乎公謝曰

陛下以爲過臣當改之以爲無過臣之幸也譖者乃不願知后歎其長者

崔文貞公祐甫廣平中朱泚獻貓鼠同乳爲瑞常袞率百官稱賀公獨不賀曰物反常爲妖貓捕鼠乃其職也今同乳妖也何乃賀爲宜戒法吏之不察姦邊將之不禦寇者以承天意上嘉之

李鄴侯泌初上爲諸王時李林甫百方危之亦嘗害公至是上欲勅諸將發其塚焚骨揚灰公曰枯骨何

知徒示不廣且恐傷上皇意乃止

陸宣公贇初竇叅嘗傾公後叅爲李異所奏上大怒欲殺之公言叅大臣罪不死力救之乃止貶驩州司馬又欲理其親黨籍其家贇公皆請寬之

呂文穆公蒙正張紳知察州坐贓免或言於上曰紳家富不至此特蒙正貧時勾索不如意今報之耳上復紳官公不辯未幾罷相後考課院得紳實狀乃黜之公再入相太宗謂曰張紳果有贓公不辯亦不謝

李文靖公沆帝以公無密奏謂之曰人皆有密啟卿獨無何也對曰臣待罪宰相公事則公言何用密啟夫人臣有密啟者非讒卽佞臣常惡之豈可效尤寇萊公準寢處一青幃二十餘年時有破壞命補茸或以公孫弘事嘲之笑富曰彼詐我誠雖敝何傷且不忍處之久而以敝復棄也

呂許公夷簡上服藥久不視朝一日康復思見執政公聞命移刻方赴召比至中使數輩促之公愈緩轡

既見上曰久疾方平喜與卿等相見而遲遲其何來也公曰陛下不豫中外頗憂一日聞急召群臣若奔

馳以進慮人心驚動耳上以爲得輔臣體

已上碩輔寶鑑

濂溪周子慶曆甲申以部使者薦調南安軍司理參軍南獄有罪囚不死轉運使王逵欲浚治之逵苛刻更無敢與相可否先生獨力爭之不聽則置手板歸取告身委之而去曰如此尚可仕乎殺人以媚人吾不爲也逵感悟以得不死

大儒治行

趙忠獻公普謂人曰吾嘗觀呂公正惠奏事得嘉賞

未嘗喜遇抑挫未嘗懼其台輔之器

韓魏公琦在大名日有人獻玉盞二隻一日召漕使

且將用之酌酒勸客俄為一吏誤觸倒玉盞俱碎坐

客皆愕然吏且伏地待罪公神色不動笑謂坐客曰

凡物之成毀亦自有定數俄顧吏曰汝誤也非故也

何罪之有

寇萊公準年十九舉進士時太宗取人多問其年年

少者徃徃晉晉教公增年公曰吾初進取可欺君

耶耶

晏公敦復知衢州方議和之初公力詆屈已之非是

執政患其不附已使腹心之人啗公以利曰公若能

從其議兩地旦夕可至公怒曰吾終不以身計而悞

國家况吾薑桂之性到老愈辣請勿復言

黃公中中時芝草生武成廟官吏請以聞公不

答則陰書以進宰相召長貳詰之曰治世之瑞抑而

公縮未對公指其畫曰治世何用
 此為庸人曰黃公之言精切簡當惜不使為諫
 諍官也

呂文靖夷簡在章獻朝近臣頗以言事去職或勸公
 宜退公曰先帝待我厚期以宗廟安寧死而不媿於
 先帝故平勃不去所以安漢仁傑不去所以安唐使
 吾亦潔虛名而去治亂未可知也

章郇公為宰相五六年及死之後天下不見黨與偏

私之迹云

傅獻簡公堯俞于哲宗卽位初除御史中丞卽上疏
 言陛下使臣拾遺補闕以輔盛德明善正失以平庶
 政舉直錯枉以正大臣臣請極其力以死繼之若夫
 窺人之私摘其細故此非臣之志也

張繹曰鄒志完浩以極諫得罪世疑其賣直伊川先

生日君之之外人也當於有過中求無過不當於無

過中求有過已自警言編

章濫拜御史中丞務存大體不屑屑於細故或以爲
言公曰憲臺百司之儀表居其職者當先養人以廉
耻使人避而不犯豈直恃搏擊爲能哉

給事中魯昂以財匱乏請令諸藩公帑積貯及均徭
羨銀盡輸太倉公言用不足者益以織造賞齋醮
土木之故若一切節省自宜少裕必欲盡括天下之
財恐非藏富于民之意又有旨取太倉銀三萬兩爲
張燈具公言不可以小民脂膏供耳目之玩內靈臺

奏增灑掃卒當給月廩公言禁地非外人所得入不

遷爲守者私役耳疏再上竟寢之

已上皇明名臣言行錄

薛瑄時中官王振權傾一時或邀拜其門公正色曰
安有受爵公朝而拜恩私門耶已而遇諸途衆行聽
禮公獨不屈振不悅會有獄夫實病死三年其妾私
於人欲出嫁妻弗聽遂誣妻魘魅夫死公辯其冤都
御史王文誥事振乃誣公出入人罪繫獄當死人皆
危之公怡然曰刑獄獲咎死何媿焉持周易誦讀不

輟至覆奏將決大臣有申救之者得免中官金英奉使道南京公卿俱餞於江上獨公不往英至京言於衆曰南京好官惟薛卿耳

鄒智已言事者誣知州劉槩御史湯鼎妄言朝政嫉君者因疏君名下錦衣獄君身親三木僅餘殘喘神色自若無所屈撓供詞略云智與今湯鼎等來往相會或論經筵不宜以大寒大暑輟講或論午朝不宜以一事兩事塞責或論紀綱廢弛或論風俗浮薄

或論生民憔悴無賑濟之策或論邊境空虛無儲蓄之具議者欲處以死刑部侍郎彭公韶辭疾不爲判

案獲免左遷廣東石城吏目

已上理學名臣言行錄

昔呂蒙正拜副相一朝士指之曰此子亦參政乎同

列欲詢其名遽止之曰知當終身不怠不如勿問

陳子

言行錄

楊大年弱冠與周翰朱昂同在禁掖時二公已皤然老矣大年每論事則侮之曰二老翁以爲何如翰不

能堪正色謂之曰君莫欺侮我老老亦終留與君昂
曰莫留與他兒得後人又欺侮他厥後大年不及五
旬而終求爲老翁亦不可得此事可以爲少年英俊
侮老慢賢之戒

潁川有姚尚書墓其神道碑穹窿博厚四面均焉其
規制頗類顏魯公所書峯山碑者國初州人侍郎某
者營壽域欲割碑三分之一以刻墓表畏州守難之
乃曲意懇之州守曰吾聞姚尚書子孫微矣莫有王

者况其碑甚厚便割三分之二有何不可侍郎喜出
望外乃命工割或問州守曰侍郎割尚書之碑子不
能禁又從而過許之何也州守曰吾意欲使後人割
侍郎之碑者猶得中分耳侍郎聞之慙悔無地遂不
割碑

宋高宗宮中養鸚鵡數百皆能言語高宗一日問之
曰思鄉否鸚鵡曰思鄉遂遣中貴送還隴山後數歲
有使臣過隴山鸚鵡問曰上皇安否使臣曰上皇崩

矣鸚鵡聞之皆悲鳴不已

提學彭雲曰嘗語予曰君子捉筆撰文章凡是非毀譽之間不宜草草予退而思之如陶穀悔作禪詔孔文仲悔作伊川彈文朱文公悔作紫巖墓碑陸放翁悔作南園記姚雪坡悔作秋壑記李西淮悔作玄明宮記諸公當日無乃失之草草或者亦有不得已而然乎已上綠雪亭禱言

楊誠齋云人皆以饑寒爲患不知所患正在於不饑不寒耳此語殊有味乞食於野人晉重耳之所以霸燎衣破竈而啜豆粥漢光武之所以興况下此者其可不知饑寒之味哉

王忠肅公翔自兩廣召爲吏部尚書舟次濟寧都水主事法以先後敘過聞雖貴官不得越人恠之公曰彼立法安忍壞之至吏部卽調爲考功主事人兩賢之

霍文敏公奏疏曰如蒙首召戶部問之曰祖宗朝

歲計賦稅所入幾何內府需費幾何百官廩祿幾何
軍士糧餉幾何然後從而思之曰賦稅所入猶夫昔
也所費所出不有倍蓰於昔者乎年代愈深流弊愈
極蓋有以處之乎次召吏部問中外文職幾何次召
工部問各監局歲費物料幾何各以祖宗朝額數較
之今日增加幾何命六部各具大數揭帖朝夕觀覽
則所以恐懼樽節之思自不能已

楊文襄一清公曰當今爲政之務在省事不在多事
在守法不在變法在安靜不在紛擾在寬簡不在煩

苛

留都歲饒米價騰踴死者相枕藉韓忠定公文時叅
贊機務咨戶部將官軍糧俸預支三月以濟度支以
未得命爲辭公曰救荒如救焚民命在旦夕安能忍
死以待卽得罪吾請當之遂發米十六萬石米價漸

平人不病糴

已上續自警言編

蘇軾自潮州赴獄親朋皆絕交道獨鮮于侁往見或

曰公與軾相知久其所往來書文宜焚之勿留不然
且獲罪侏曰欺君負友吾不忍爲以忠義分譴固所
願也 聖學崇基

王文成公守仁曰。今人爲子孫計。或至謀人之業。奪
人之產。日夜營營。無所不至。昔人謂爲子孫作馬牛。
然身沒未寒。而業屬之他人。讐家群起而報復。子孫
反受其殃。是殆爲子孫作蛇蝎也。吁。可戒哉。 襍錄

富家有一子愛之不啻金玉也。求二乳母以字之。二
乳母因主人之甚愛也。亦篤念之。子將冠矣。博奕好
飲酒禽色俱荒。一乳母曰。主人之所望者此子也。吾
所以食所以依者此子也。盍亦告其父乎。於是以其
子之過告之。於其父。其父曰。汝賤人也。烏可以賤而
議貴哉。怒而逐之。一乳母亦曰。主人之所望者此子
也。吾所以食所以衣者此子也。盍亦戒其子乎。於是
以其子之過戒之。其子曰。汝仰食於我者也。烏可仰
食於我。而又彰我之過哉。怒而逐之。嗚呼。使二母不

言耶則不免於徒食之罪及二母言之矣則不免於見怒而逐然則徒食之罪重怒逐之罪輕食人之祿者寧舍此而就彼

元末時塞上有一人畜貲盈鉅萬其子皆不肖且畏盜賊之是襲焉筴之曰惟犬可以防盜乃畜百餘犬以自保不逾歲犬之禿然而雄者有之充然而肥者有之遶其宅皆犬也遶其垣皆犬也出入往來者皆犬也群子夜或博或飲或姦或遊懼其犬之吠而驚

其父也乃裹飯以餌之或有吠者則拋餌群犬奔其餌而不暇鳴矣群盜聞之聚而謀曰以其子之計而餌其犬不亦可乎今日餌之焉群犬不鳴也明日餌之焉群犬不鳴也餌之之久則群犬與盜成一家矣間或有鳴者主人曰是怪也是不祥也烹而食之群犬見鳴者受烹則各貼耳安尾恐不敢鳴無何群盜持刃操戈排門而入而囊橐一空主人肝膽塗地矣嗚呼畜犬所以防奸也而適足以嬰奸其故何耶不

惟群子誘之於其先抑且主人蔽之於其後向使王

人貴其鳴者而烹其不鳴者安致是禍哉

已上日新要錄

客有問於龍潭老人曰近來報應漸覺差池豈蒼蒼

者亦憤憤耶老人指天而言曰此公雖不急性却有

記性

襟言後集

寧波郡庠生王錄臨貢其次爲李循模李素之行檢
而多智術乃百計攘得之王樸實人不較也李入京
就選徧干鄉貴夤緣得入首相嚴公之門久而親暱

遂求順天府學司訓公爲諭意銓曹許之於是揚揚

自得未掛榜前忽縱步入順天府學登其堂窺其衙

徘徊良久齋夫輩異其舉止呵之遂大聲詈曰吾不

數日當坐於此鼠輩敢無狀耶齋夫輩乃群譁於吏

部前語聞文選大駭亟易以廣西一小縣學李快快

去未幾身及一子一僕俱死於彼明年王應貢就選

乃恰得順天府學訓導云嗟夫設使當時李被人訐

而中更王選他所而遠任亦無足爲異今多智者無

上事而自貽伊戚樸實者無心中適得擠我者所謀之善地豈非鬼神故示與奪之意以彰善惡之報哉吁可畏也已

歸安省祭孫邦華謁選址上有姐夫某者亦以省祭當選舉子與華偕行比就選某乃得太原府倉官而華以選期未及束裝將歸不意其姐夫忽暴卒華黠人也私語其甥曰爾父一生辛勤已矣顧文憑見在盍使我冒爲之小官異省誰人覺察爾可權厝爾父

隨我以往凡有所得誓必均分任滿再考則以爾父作逃而我自可另選矣如此豈不兩利不愈於子然空手歸乎其甥從之展轉間幸不敗露華甚以爲得計後脫身入京乃自投文聽選及榜出則恰補其姐夫之缺而勢不可復往矣遂涕泣棄歸向使不爲僥倖之計則太原倉官依然自在且可獨專其利不必分所有以予人也小人巧於爲謀而造物者更巧於制命任爾千方百計總不出其範圍華雖黠也夫何

爲哉

溪一富翁最貪而吝之極銀幣錢穀日益充積陳
每對錢煥卿曰此人當有奇禍問曰何也曰財
不散又無一善狀欲無殃得乎過二三年陳又曰
公禍且至矣錢又問何也曰曩惟貪吝可鄙而已
聞漸驕橫非速禍哉未幾爲賊刺殺之

郁七公堂有燕將雛巢忽被毀俄鄰燕成群啣泥而
入去來如織頃刻巢成明日遂育數雛巢中乃知群

燕以事急而助力焉義哉燕也

劉合峰言其近處村中有三人同行前臨一渡值溪
水驟漲而舟在彼岸中一人素愚蠢二人乃誘使脫
衣泅過取舟其人出沒湍流中幾至滅頂僅而獲濟
乃復竭力撐舟來渡二人二人登舟剛欲撐開愚者
忽肚痛欲泄不可禁亟跳而登岸二人遽揮手曰日
已暮吾不能候汝矣遂撐去俄而水急舟橫抵岸一
觸俱覆溺焉而愚者固在岸自若也夫因其愚而擠

之於危以自利卽此一念不仁甚矣其覆溺也宜哉

郎士英

名傑

劉鳴遠

名剗

二人過鉛干廟就籬傍溺見麤

紙一團棄地上郎戲以溺餘瀝灑之已乃坐於廟門

少頃一丐者過亟以所拄杖截所見紙處郎問截何

也丐者曰有小蛇蟠此故截之耳郎心疑之曰吾所

見者麤紙初無蛇也豈蛇藏紙下邪又少頃見一少

年騎馬過輒勒馬下俯地若有所拾置袖中郎趨問

曰君取何物也少年曰誰遺一荷包耳因出視之乃

舊紵絲荷包一面有溺點猶濕一面截痕五六處其

中止銀一塊僅五六分耳郎具以告三人乃相顧歎

異夫此一物也郎劉見爲粗紙丐者見爲蛇騎馬者

見爲荷包可見一錢寸帛不可妄得

諸楊伯曰嘉興有一賈人積銀數百兩貯以磁甕以

金釵二股置其上瘞地中乃出賈於外不虞爲其子

窺見之竊發其瘞視甕中唯清水一泓耳以手攪深

之無物遂封蓋如故比其父歸發甕取金覆其數不

減而次置攬亂問其妻曰吾瘞金誰曾發邪吾所置
金釵在上今顧在下何邪後其子稍自言其故衆皆
駭歎以父之財子猶不得而有之况可非分覬哉

東門范藻軒先生

名洪

少英俊有文學名父兄輩以遠

大期之其母一夕夢人報先生中舉須臾鼓吹旗纛
導送一彩幃至其家懸諸壁中書一兵字如車輪大
諦視漸縮而小至如盤如盂而覺語其夫訓科公公
曰吾兒當必爲司馬掌兵政又一夕訓科公亦夢人

報曰爾子選官矣亟趨視榜見先生名下註指揮三

字覺乃曰文官那有指揮得非總制以指揮三軍之

徵邪又與前兵字夢相合則相與大喜私識之其後

先生累試不第竟由歲貢選南京兵馬司指揮至是

始知先生之官三十年前已形諸夢非如此然則人

之官爵可以智力謀哉或曰今人每有以智謀得官

者何哉曰亦命也雖然詭遇獲禽君子不爲

已上見
聞紀訓

梓潼帝君降筆戒士子文云聰明正直而依仁寧無

所擇寬厚忠信而好義是用相仍故憑有感之精衷
曲示無聲之教化咨爾有衆聽予格言蓋聞富貴在
天得失有命知之者安於自然而罔或控告昧之者
貪於必得而有所祈求或謂精神交而夢寐通或謂
祭祀豐而神祇格宮殿樓觀務碧瓦之翬飛陛戟廟
廊誇朱欄之雕翠從茲末務失其本真不知進退存
亡係彼三班四屬行藏用舍考茲五部六臺既有司
存豈容計取然不可一拘於前定又不可弭昧於進

脩故脩身厲行者天或降之百祥而反道敗德者神
亦奪其五福理所著者人弗知之是故運數冥符而
反受其殃災星顯照而或蒙其吉造化以之倚伏神
明由是乘除凡厥儒流恭行教法汝等毋欺天遠毋
謂神幽毋言暗室可欺毋道明庭不畏毋凌孤寡毋
侮老成毋取不義之財毋淫非已之色毋厚結他人
而親戚岐路毋義交異姓而兄弟鬩牆毋恃已長毋
攻人短毋傲逸樂毋縱遊畋毋負才名毋挾官貴毋

厚仙釋而薄於父母毋敬鬼神而慢於師資苟有負
於吾言端不逃於天憲故生平俊彥者累困於場屋
一旦精明者遽登於鄉書皆有夤緣固非造次世之
腹誹心謗者徃徃得以藉口人之面譽背毀者悠悠
姑以欺親彼司文衡而豈得以私此權祿籍而故先
有取濟濟多士天其或者臨之巍巍成勳吾則是之
取爾播告中外咸使聞知

又戒士子文云今歲取士不止一端要在得人以副

衆望一以陰功孝行爲上次以處已謙和爲賢苦學
者則酬其勞高才者則遂其志傲忽者未免黜落輕
薄者姑示勸懲文章假之以定其去留神明司之以
公其予奪人不自省明示訓言嘗謂惟士無能苦學
爲能居貧未富成名卽富士無分於貴賤人實切於
厯勞凡大比先較德業之短長故有司始定文章之
優劣不可謂前定而不能力學豈可以宿緣而自怠
操脩名雖曰士初無士行之寸長身雖曰儒徒爲儒

服之觀美不敬天地不信神明狎侮老成輕慢前輩
違逆父母而逸樂度日陵忽師長而放蕩無時試不
遂則罪有司之不公榜初張則謂庸流之濫得責人
者不能於責已議人者乃所以議天或恃已之見而
過人之能或衒已之長而攻人之短或矜所學而忽
略一世或恃一解而輕視衆人立身不正則以曖昧
貪饕爲能用心不剛則以機巧變詐爲勝較短論長
而不從公道奪彼與此而弗恤人言面是背毀而爲

苟合於人口是心非則絕不容於物外貌雖慈祥徒
巧言而美語中情多狠暴潛賊害而陰謀不擇乎友
而交不義之朋不和其室而淫非已之色捨已田芸
人田失云多矣作無益害有益損孰甚焉預鄉薦者
自爲志得意滿不復進脩入省闈者則曰功成名遂
直可唾取恃才傲物挾長欺孤常交貴結援而每誇
等流以隻字片文而蔑無同輩在市道則和合貿易
以覲其所得遇州縣則鬪合爭訟以滿其所求不忠

不孝甘心冒法而喜爲非禮非仁直情徑行而弗顧
游畋無度博奕廢時耽飲而自喪其神逞威而乃敗
于德致屢困於場屋安敢望於榮華况三年初無伏
案之功而一旦遂盟登科之望稍無成直歸於命運
纔有力專務於禱祈不知天憲之難逃深恐人心之
愈惑出處語默之際天必察之進退予奪之間神所
司者豈容倖取不可計求苟有行業之可書奚患飛
騰之不遂邇者營業相傳之後屢有聲名儒官世守

之家反被黜落不知營業之子安分讀書無形顏色
每見儒冠之後自恃名族多有驕矜神明公取專激
勵於輕薄之流天道左旋用獎予於淳朴之士若能
自悟晦迹韜光望欲有成勞心苦志曲盡陰功之事
務存忠孝之心返乎上古淳朴之風毋流末劫偷薄
之俗自然詩禮傳家科名復舊謙和處已氣象如初
天不負人人宜力學凡爲士者各宜戒之
勸行社倉文云余一日朝玉皇見天下諸神表奏善

惡奉旨送獄司審定詔報下某州某縣某人害衆成家以劫盜報某州某人尅取貧民略無惻隱以爲子孫窮乏報一子有文才合需文解檢籍除名某里某人富而不仁貪得無厭傲忽衆流以疫癘病死報其甚者數人以至王法流死報又有申奏於無息錢者活及千人以子孫顯官報又有散施死者以棺殮病者鑿藥產者餽粥此用心甚廣但有作止所及未洪以子孫登第報余因是三歎世人用意迷惑所見不

廣故風俗日薄災害歲興善報百無一二惡報比比皆是無怪乎賢人君子不降于世末劫又作矣大抵世人以爲多積錢穀可以遺後不知罪惡貫盈反爲已累終不覺悟因是與列仙論及欲挽回太古之風使真才實能之士復生于世者惟有社倉一事可以拯救貧弱甚簡甚便略無一人舉而行之良可憫悼一鄉一里一巷之人溫足者不下十家以上中下爲率隨豐儉各具義錢輪次掌之遇物賤時糴之貴

時糶之收其本錢勿討其利自鄉行之鎮自鎮行之縣自縣行之州互有所濟其利甚廣非特劫盜疫癘等報不見於前行之數年之後真賢實能不出以建功立業太古氣象不還於世者余不信也有能行之報應如響其有逞辯給語好論議是非沮壞者神亦有以察之付義勇司降傳富足有餘正宜行此

勸敬字紙文云士子隸吾籍者皆自敬重字紙中來如宋朝王沂公其父見字紙遺墜必掇拾以香湯洗

知之一夕夢宣聖拊其背曰汝何敬重吾字紙之勤也恨汝老矣無可成就他日當今曾參來汝家受生顯大門戶未幾果生一男遂命名曾及狀元第此事雖遠可以爲證予竊惟今世之人名為知書而不能惜書視夫釋老之文非特萬鈞之重其如音六經之字有如鴻毛之輕或以字紙而泥糊或以褚屏或以裹褥或以泥牕踐踏脚底或以拭穢如此之類不啻蓋覆瓿矣何釋老之重而吾道之輕抑是豈知三教

本一而欲強茲分別爾况吾自有善惡二司按察施行以警不敬字紙之類如平生苦學雞牕一日場屋或以失韻誤字例爲有司之黜終不能一掛名虎榜者皆神奪其鑒以示平日不敬字紙之果報也諸生甘受此報恬然不知覺甚至於子孫之不識字舉家因之而害者遠則不足以爲戒姑以近者言之且瀘州楊百行坐經文而舉家害癩昌郡鮮賡坤殘孟子而全家滅也果報昭昭在人耳目楊全喜亦百行之

字紙而五世登科字子材奉字紙而一

能願惜陰報言無非因 老君降生之辰 玉帝

御太極之殿脩文郎顏公爲真人等三上表而言此
事若能以字紙爲重或埋之於土或焚之於火更相
告諭相率諸家始終不怠者卽消災而降之福若知
而不敬者卽奪其福而降之殃 玉帝旨下專委吾
編行飛鸞申明此事已曾於成都就西南道院降榜
曉諭矣又曾于費中降報曉諭印施今又降於南安

昔行戒諭者見而知之知而戒之顧情而敬重之此
即諸生功名之梯級而父母責望之門路矣諸生一
誠相感而吾可不盡言之以收士風之類庶幾夫子
之道重於泰山而六經之文不致為散筵此即吾之
願也信祈神者誰為我發若世人見此不論之交
即當遞相告戒使人人敬重字紙則獲福無量若揭
而藏之則殃流後代可不畏哉已上文昌化書

五卷終

治錄卷之六

柘浦徐 廣廣居南輯

古書傳仲麟虞仁甫梓

我請徐明選師俞甫校

平昌黃國士允符甫訂

事談

石門有水吳隱之所謂貪泉也湮者久之人無敢取
飲者李子曰是可以勵世風命濬之連進三酌心不

易也其泉甘日取飲之心亦如初李子笑曰貪於泉
毋乃亦貪乎遂舍之

會人有弗孝其母者李子弗誅也而桎之亦弗釋也
人曰奚弗誅也曰其母老矣止一子且未冠曰奚弗
釋也曰天性未見也蓋旬日子哀而號諸母母哀而
號諸廷矣釋之母子如初

客有遊南華者入門無人瞻像弗禮負尊而坐面山
看雲意甚濶也老僧怒曰客奚來者入門無人瞻像

弗禮何也客曰問而後禮奚遲焉像為誰曰是太祖
遺貌也祖受法於黃梅以頓教為諸禪宗精紳通此
靡不齋謁客弗禮者何也客曰師教云何曰教人作
佛耳曰爾出家若干年矣曰離父母之傍六十餘載
矣曰有妻子乎曰客甚矣癡焉見僧有妻子者曰身
後若何曰從西方俗以火化曰此去西方幾里曰以
數萬計曰自祖以來僧若干矣曰祖開山千有餘歲
寺僧不下數萬四方之往來傳法者亦不下數萬矣

曰作佛者幾老僧默然良久曰無有也曰吾自東方
來有爭於野者曰吾將離汝父母去汝妻室滅絕汝
子孫配汝於數千里外汝死吾又將燔汝之屍則若
之何曰噫甚矣吾雖懦不可以弗仇曰罪莫大於不
孝情莫苦於鰥居禍莫大於無後慘莫甚於燔屍汝
爲僧者備之竟無一作佛者猶將遺汝以生西方也
鄉土之謂何是誰之罪也指鬪髀而令之拜無弗怒
也今以老禿之遺骸而綿鐵束之土泥塗之誰弗可

者而世世猶然奉之噫恩也仇也虎傷之鬼其名曰
偃身爲虎食猶不知仇復爲虎以誘人天下謂之愚
鬼吾方悲子之爲偃又何禮焉僧茫然自失客亦大
笑君子曰皎皎素絲莫洗滔滔騰騰騏驥陷於泥塗
信之謂也

李子觀於桃林喟然歎曰嗟乎朝爲枝頭之豔今爲
水中之流矣傷其一去而不復返也

子清子曰吾每登峽山之巔陰喬木而凌清風漱寒

泉而聆鳥語忻然樂也幾於忘世下則世俗之心猶
然生矣奈何李子曰子之謂靜於境者也靜於境者
境動則移靜於心則無不靜也無不樂也何山林人
世之有

老龍子不言何許人浪遊至羅浮身無完衣日不再
食手餘一塵終日嘻嘻生事無有也智叔憐之曰嗟
來余與汝言天之生人各有所司丈夫處世貴乎自
立以子之才得一於吾可以資身胡爲泚泚如水中

老龍子曰汝爲奚奚若曰我能文我能武我能
鑿我能卜上通星曆俯察地輿多智善謀而旁通於
百家之藝如入寶山唯汝採矣老龍子聞其言輒悅
其首瞑其目舉塵一拂曰噫唯子云云吾非不知顧
人日碌碌與天下爭勝負而神不安皆是爲也吾聞
之師曰通一物者添一碍增一智者多一敗機有時
盡利有時窮吾少時亦嘗謀所以爲生數十年來一
洗而驅之吾心始得蕩如也廓如也而以寧天地之

示人甚大吾之取於天地者甚少日月之示人甚長
吾之照臨於日月者甚暫吾以無欲爲足無求爲榮
靜與天俱而動與造物適也斯已矣焉用子之紛紛
耶智叔默然自慚逡巡而退嗟乎智叔多能不足以
當老龍子之一拂

李子間居俯仰造物龜與鶴會於山水之間也有鶴
翩然延頸自矜曰凡物詡詡莫如我壽也夫吾振霜
翮而凌清風戴丹砂而吸明月若干年矣野禽出

一瞬耳龜曰若奚可言壽也若壽不過一計吾猶見
若之雛也我盤桓於碧麓澡滌於清泉伏氣不食號
稱洞玄視若不管十倍未嘗敢以壽矜若奚可以言
壽也水曰噫若亦奚可以謂鶴也吾猶見若之卵也
汝壽不過萬計其中得全其天年者百無一焉若雖
吶吶千人是非將見有割汝之背而灼汝之胸者矣
吾則流清溪遶柴門今古如斯而未嘗息也李子曰
水哉水哉若雖長流流非故水也前者過後者催浩

乎不得一息停雖謂子爲至暫可焉若奚可以言壽也山曰噫是皆然也我則壽矣我長於上古屹然至今蒼蒼易易若有如一日吾及子之孩又及子之壯將又及子之老矣李子曰噫我奚弗汝若也我祖生於大荒與若俱始歷代相傳以及於余今余又生子若孫矣汝以草木土石常峙我以精神氣血相傳汝物而不化我變而不窮子子孫孫樵汝牧汝資汝寶藏取汝土石吾見若頽然平也吾將全性命之精保元

和之運乘六氣之變以遊於無極寒暑推遷而我不易天地翻覆而我不滅浩然獨存與後天地更始也若奚可以言壽也譚昇李子瞑目而坐靈龜既潛野鶴飛去清風悠悠山川寂然

李子曰南海有池明珠出焉珠藏於淵潛非不深也而鈎箱日索其光炫也然則珠爲老蚌光也者有不爲老蚌害者乎盜珠之罪死法非不重也而犯者接武其心貪也然則蚌爲粵人利也者有不爲粵人害

者乎噫世之炫光殺身以利貽害者寧獨珠哉故大人見利不趨韜光不露

有以箕物降仙者降張飛主人長揖弗拜飛曰不拜者何也曰聞將軍莽男兒也首領不保何拜之有飛怒曰奴我漢之烈丈夫也持矛丈八天下莫當先主以區區之蜀虎視三分皆吾兄弟力也許君折首心亦甘之世人死牖下者不少首領焉在而千世之下猶知飛也以箕連向而接之主人曰噫甚矣是以謂

將軍之莽也

下和氏獻玉不信則足者再抱玉而泣古今悲之李子曰惜也豈若還璞荆山足與玉也兩無患乎

道心與人心行至岐路道心曰東人心曰西道心曰東大而正人心曰西徑而捷道心怒曰咄我主也小子居常欺我汝卑陋貪污踪跡詭異使我不得堂堂爲君子皆汝之過儔衆之前猶不我體類耶人心曰嗟君叱我者何也我與君常相依非吳越比我欲飲

食爲軀命也匪我則死我欲男女爲綱常也匪我則
絕我欲富君否則貧矣我欲貴君否則賤矣我欲逸
君否則勞矣我奚負於君而君叱我也君不能自主
而常外馳其所爲表率者毋乃實有所缺吾小子時
或僭裁如同室之人遠遊不歸居者寧不處其堂而
寢其室亦奚罪焉道心曰今而後吾與汝約吾弗逐
汝汝須遵吾戒許汝飲食不許汝受嘍蹴之食許汝
男女不許汝淫非禮之色許汝富貴不許汝妄受不

義之富貴許汝安逸不許汝厲人以自逸如大將提
兵百萬貌貅靡不受節乃可人心曰誠得如是小子
之願也但恐須臾屋漏之間無復見君面目耳

晉文公觀於蛛網曰嗟乎蛛猶能羅人而不張經天
之網布絡地之繩蛛弗若矣故出区十九年卒霸諸
侯龔舍仕楚見有蟲觸於網者喟然歎曰仕宦者人
之羅網也可久淹哉遂掛冠而去終身不仕

衛懿公性愛鶴豢養寵異無弗至也而乘之以軒鶴

延頸窺伺日思飛去公曰鶴來吾寵汝甚汝弗我安
日夜圖去何也鶴曰余山海之仙禽也性愛丘林君
囿而阱之栖而繫之鍛我羽翮使毋奮飛身雖寵天
性弗得也乃余棲於巖穴之間巢於長松之上凌絕
壁俯清流踰蹊唳躍惟意所適帶烟霞以長駕伴風
月以閑棲饒則扯鯁鮒而殮之時奮翮凌霄瞬息千
里倦則盤旋四顧投於故巢止矣何所用君之軒車
爲倏然一飛冲天而去長鳴者三聲震林壑公仰視
驚愕曰嗟乎鶴終不受我羈耶詩云鶴鳴于九皋聲
聞于天其斯之謂與

子穀氏富於粟廩庾倉積無弗盈也泮水驟至一洗
爲虛生平斗量并斛之經營曾不足以填滄海之波
矣子貞氏富於帛篋笥箱庫無弗滿也倉卒火起一
舉而盡生平丈尺引尋之較量曾不足以克灰燼之
末矣文氏子富於學經史百家之書無弗識也一旦
病死生平之所博聞強記口誦力索羅而納諸胸中

者曾幾何而倏然復出矣悲哉世無有聚而不散積而不壞者無所聚則無所散無所積則無所壞故達人外天地而獨全吾真

扶輿生豈脊役之弗稱也見呂先生猶有忿怒之色先生曰子不見傀儡乎挈之斯舉導之斯行耳目口鼻無一不待於人而褊心者弗怒知其本無能也小智傀儡乎一鄉中智傀儡乎一國大智傀儡乎天下子無寧傀儡乎傀儡而爲傀儡携乎扶輿生再拜曰

嗟今而後知天地萬物皆吾傀儡也

任公子莊子所謂釣巨魚者也過滄浪之澗見釣叟者而胡盧笑之曰子不聞余之釣巨魚乎而奚若是屑屑也叟曰噫余固聞公子之釣東海也雖然投竿三年僅乃得之三年之內欲求細鱗尺尾以侑卮觴殆不可得一得之後何寥寥也我以弱絲爲綸脆篠爲竿投之滄波朝則釣晝而食晝而釣暮而食四時之內無不厭若魚者而吾志亦甚適矣焉能待子之

三年爲也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投竿而坐不復與言公子默然曰嗟乎詩云無田甫田惟莠驕驕我之謂矣

齊王爲巨室一使巧父一使工師巧父之巧於木也閱匠人無一可與其事者麾而自爲之目不停視手不停斫運斤如飛觀者爲眩然室三年未成也工師力不勝斧斤從容四顧遴衆工而器之心計者司墨強力者司斫庸者司鋸鑿最弱者司礪凡在場之工

靡不受事蓋不日而成之王曰子之技不若巧父而室速成何也工師對曰臣之技不長於巧父顧臣能使匠人各盡其長耳王悅夫用已之長而棄人之長者巧父也合匠人之長以成已之長者工師也爲天下者慎無若巧父哉

李子登圭峰之巔俯視會城中帶耳曰嗟乎夫區區者而榮辱得喪欣戚備乎其間矣唯至人者超然去之無榮焉辱無得焉失無喜焉戚蕩蕩然來徐徐然

去兀兀然坐吁吁然卧委形於造化而與之冥不知
我之爲誰是謂任天之遊

沫人有嗜酒者病曰吾甚悔之弗戒且死矢諸神曰
絕則未能請限之遇有飲主人以有限也如其數而
大觴之衆客未醉而沫人先醉也久之曰不可是與
弗戒同又矢諸神曰請小之遇有飲主人以其小也
輒移其席而更始之衆客未醉而沫人先醉也每醉
輒悔每飲酣則曰姑飲此後必盡戒卒無能如之何
而死於酒嗟嗟世人明知禍機不能忍於情之所甘
竟以敗區者豈獨沫人哉

伯方子問於呂先生曰弟子學於先生之門聚精會
神有年矣未有異於人也先生曰何以異於人哉松
之春也不異於楸鶴之雛也不離於鸛節變時移則
楸落而松不衰鸛區而鶴自翔矣

李子曰東隣之子前貪而後廉故人耻其貪而取其
新也西鄰之子前廉而後貪故人仰其先而惜其後

言以金 六卷
也南鄰之子始而貪既而悔未及改而死故人知其
貪不諒其悔比隣之子苦於廉將欲貪未及貪也而
死故人終以爲廉不知其心噫之數子者爲廉爲貪
孰知其極故好樹脩者慎其始珍令節者保其終善
觀人者要之久而察其心

李子曰杞人憂天古今笑之雖然天不必憂而雷震
電擊遭之則傷地不必憂而山崩地裂逢之則死故
以清以寧者天地之常也時而失常者萬有或然之
數也可以常不可以嘗試者人之生也以不可嘗試
之身而當萬有或然之數如之何弗憂也

李子曰人謂彭祖之居壽也徙徙居之里中之天拱
者不少也人謂南陽之居貴也徙徙居之里中之貧
賤者多也故秀有所獨鍾天有所獨厚非可強也

李子遊於泰山齋之夕夢五老人長揖而前曰余山
間之老朽也不樂仕進棲遲空谷者歷商周以至于
今不意秦祖龍以避雨之故強加封號未受也吾挹

風沐雨帶日殮霞何所用官爵爲柰世人不察謂我
曾受秦封心竊羞焉君盍爲我白之李子覺曰嗟此
所謂五大夫松者也草木無知猶耻無道之封也與
哉
粵人有世角者足以生矣一朝曰吾業賤徙而治金
煅煉鎚鑿弗成也又徙而治玉追琢離鏤又弗成也
而角日以踈故輒徙業者不精輒徙學者無得輒徙
令者民勞而不治

東海有烏公而同名者其一善東海稱君子必曰烏
公其一惡東海稱小人亦必曰烏公二人俱死其善
者往訴於帝曰余東海之善人也生平砥礪若干年
矣乃以善稱不幸與惡者同名東海稱余善彼亦陰
冒吾名詈彼惡余亦陰被其辱柰何敢以請帝曰我
之生汝曷嘗氏汝爲烏名汝爲公哉氣之所聚不得
不生氣之所散不得不死我亦不能自主若自強氏
曰烏強名曰公彼適與汝同汝又何患焉奚值不知

彼之非汝汝之非彼又焉知汝真爲烏公烏公真爲
汝哉善者曰嗟余唯不知無名之始故罹此患也今
而後吾亦不知有烏公以遊於天之一氣

優人賀者之善優也悲歡愁慘觀者立變李子問曰
子何術而能至是賀曰人之爲優也以優爲之故人
之視優也亦以優視之賀也飾而登場不知有人也
不知有已也身當其時心任其事情動於中機生於
色吾不敢出之以假故人輒視之爲真如斯已矣何

術之有李子曰噫賀之假真猶能動人笑况大人之
真真

富人之子幼孤家徒散區門戶弗立自謂至貧也每
見富人依依羨之一朝檢得其籍則某某某吾之
童僕也某某積其倉吾之穀粟也某某窖其箱金玉之所
藏幾也某某筭其櫃珍寶幣帛之所收幾也一見驚愕
驗之皆合乃召其徒僕發其蓋藏赫然自主而經畫
之里稱賤厚者無出其右乃憮然歎曰吾向不知其

富若是

已上蒼義子

里人子雍者世業農生事頗給室家甚得也一日聞外方之華携貨遊蘓淞中蘇淞蕩子嬾相與甚狎雍大喜曰余不至此虛過一生矣遊三月而返則以其室爲陋朴而弗能居也以其食爲粗糲而不能餐也以其衣爲樵穢而弗能服也舉動色咲唯蘇淞是效而口口厭薄家風其妻諫之曰生于山者安于山生于水者安於水彼華而不實我質而耐久君安得去

此而取彼耶雍曰咄汝何敢訕我我初謂汝爲金雀彩鸞今山雞野鳥耳不聽盡質其業復爲蘇淞遊未及期金盡囊空相狎者去無與立談者竟落魄襤褸以還主則無家矣其妻涕洟迎之曰吁嗟乎天早從山雞野鳥當不至是

越人黃一者野叟也木訥不文向無人道爲人傭與之值則受弗與弗求貸其貲償之則收弗償弗索暇則兀然坐頽然卧而已無他術也生自成化間歷弘

正嘉隆以至今萬曆一百三十八齡矣而強步善飯
若壯夫世未有知者一旦人物色之強迫就見殆無
虛日不數月而叟死古蒼子曰何哉天道忌盈太朴
易散叟僻處海濱與物自然故得全其天年乃名聞
公卿勞之拜起散其天真而拂其天性其數盈死也
宜哉故玉貴藏珠勿吐

伍員范蠡同事太虛先生員爲平王之殺其父也曰
吾必覆楚請吳先生曰人主之不可親猶驪龍之不
可近也汝父兄旣效矣奚以吳爲員曰吾誓不與楚
共戴天遂入吳蠡曰蠡始以霸氣在吳東適吳而不
我用夫地戶之占吳越共之請之越先生曰子將爲
實乎將爲名乎將爲實恐越非所托也將爲名徒自
苦耳蠡曰吾已心馳烈若矣遂入越員說聽乎吳王
雪檣李之耻報平王之仇通吳于上國天下稱烈而
卒有鴟夷浮江之慘蠡爲越上大夫周旋艱險霸越
平吳名聞諸侯而卒扁舟以逃蠡遇先生于清曠之

野蠡皤然老矣先生尚玄鬢朱顏若壯夫先生曰子何不遂托越也曰越王長頸烏喙不可與共安樂先生曰子早知越非可托則會稽之困石室之辱其可省乎蠡大慚曰蠡不聽先生真自苦矣非直蠡也使伍員早聽先生豈必遭屬鏹以續父兄之迹哉伍員聞之慚忿橫集掀髯裂眦而長噓潮上葢撼山傾雪泝流三百里而後息

杭潮子胥怒氣也一日子胥立于潮端雷轟雪壓聲

震江山舟人無不披靡一老人垂釣于灘甚閒問胥曰子胡尚有遺怒乎曰恨吾之以忠受讒而夫差弗之察也終天壤弗滅耳老人曰晚矣子何不持竿綸從我于滄波之上焉有此乎胥曰子爲誰曰吾所謂于陵者也胥慙而退自是杭潮不復過灘矣

有友人以清叟外轉侘傺成疾古蒼子曰休矣此幻迹也柰何認真至此君子達則雲行雨施窮則巖居野處與時屈伸而性真不易矧以內外炎涼芥蒂乎

哉子不見滄海之神龍乎泥蟠天飛變化叵測斯其
神也使神龍能躍而不能潛其去尺鱗有幾及人不
能用卒鬱鬱以死古蒼子曰哀哉今欲爲齊民弗可
得矣

五湖生問於蒼山叟曰余江海之通商也明于盈縮
頗有心計相時而射如鷹鷂之逐雀也歲獲不下千
金而囊無餘貲吾子不出戶庭而以富聞何術而致
然敢請蒼山叟曰余山間之拙老也生不習四方安

敢與人衡惟是硯田數頃率嬾子力耕而用之膏歲
糜入四析而一藏之一年餘一則十年餘十吾自燥
髮至于今七十餘年矣委積或狼籍而莫可較子歲
獲不下千金而子歲用亦不下千金余歲入不及子
之百一而余歲用亦不及子之百一故能贏也余何
術之有古蒼子聞之曰善哉易得者易失嗇用者多
積巧取于人不如拙守于己爲道術者犬類是
南山有虎猛而負嵎攘臂搏之則傷撻而撻之則傷

亦而刺之則傷竟莫敢誰何老者曰毋舉網四周數
匝而徐捉之須臾虎幕網中虎怒直觸之則軟而不
應奮躍之則纏而不脫橫裂之則重而不破仰天咆
然則尾曳足懸力無所施而竟爲所擒若縛犬豕故
制天下之猛者在柔不在剛服天下之狡者在緩不
在急

正靖間有道者裴寄于貴溪之真人府夏相聞其賢
因張真人請見之三請而後見三問而不對道者挽
相腹之玉與已苙縑並而熟視曰也不見得以手撫
相之頸者三終無言而別時人不識也後相還朝未
久難作玉帶之傾危不如苙縑之安且吉也

義倉子曰甚矣人情之薄也吾平生恩施于人甚厚
皆背之矣古倉子曰子不見野田之爵乎黍熟則群
聚而啄黍盡則散矣吾子以施爲恩故以背爲怨有
心以結其來故不能忘情于其去聖人之於民也不
然覆之如天載之如地至仁無恩大德不德來不拒

去不追與物無私聽其自然故自得也細民之情何常慕勢而來勢盡則返利盡而去利我復來去而不怒令其可返薄而不報人將自慙孰與嚴拒絕以爲人驅求報復以多樹怨哉茂林不追飛鳥天下無無鳥之林澄淵不追逝魚天下無無魚之淵亦聽之可也義蒼子曰善哉聞明教煥然釋矣

李子掃于室人之墓感泣愴恍精神疲矣林下假寐夢一老人綠髮蒼顏奇古絕世余問曰長者爲誰曰

吾里中人也子未識邪吾姓風氏生于宋高南渡時益五百有餘歲矣余曰人非金石長者何術而能長久曰吾無術也獨是性樸不華耽守丘壑每自國家索梁棟材輒深自隱匿人以木彊視之耳顧吾心寂寞不逐時變任風雨凄其鶯猿啼獻略弗動也而唯當月白風清之夕氣清天朗之時與物欣欣自適于大造中吾唯無術是以長久如用術朽質生青苔久矣豈若世人日矜矜然用其才謂慧辯而鑿天真幾

無餘矣余瞿然驚覺夕陽半嶺寂無人聲仰而視之
上有老楓停雲蔽日清籟在梢如向余語嗚呼噫嘻
此所謂老人者非與以告古蒼子古蒼子曰夢而得
聞至道夢耶覺耶覺而不見至人覺耶夢耶萬化悠
悠一體變易不知老楓之爲人乎老人之爲楓乎抑
不知楓與老人之爲汝乎汝之爲楓與老人乎其一
忘之而化于道

問鬼鬼在人何如分別古蒼子曰鬼是人之陽鬼不

待言已傳曰魂氣歸于天形魄歸于地老子曰載營
鬼能無離則魄是人之體鬼矣然道家謂醒多則鬼
強睡多則鬼壯又凡人被驚時鬼飛鬼散然則鬼亦
非止是塊然體質益身中幽陰之氣今人睡魔牽纏
心裏雖明陽鬼被他遮掩欲醒不得者是也一經喚
醒則陽鬼作主而睡魔自散了如山川陰翳布護蒙
昧不明皦日一出則此氣即時消散矣所以道家教
人少睡正欲常守陽氣惺惺不昧煉盡陰濁化爲純

陽晝夜常明斯爲妙也

有虎童者朝夕飼虎久而甚狎若飼犬豕牛羊然虎無矜傷之心一日虎戲弄爪牙稍將童子一試遂爲齧粉矣古蒼子曰哀哉能生人者能殺人者也能榮人者能辱人者也能愛人者能惡人者也故鳳鳥必不落手籓籠麒麟必不遊于苑囿無能使我必不受制于人而徒恃人之必不忍加害于我其不爲虎童者幾希

胡蘭賤妓也齋沐而謁風月子風月子曰汝見我者何也蘭曰聞師達于至道欲學爲仙耳曰汝失身多矣若何爲仙曰妾始以師爲至人今殆非也且人之爲仙將以形骸乎將以性靈乎曰亦以性靈耳形骸其假合也曰妾不幸落于塵網中非吾願也意吾心必有不吝加損者存每清夜焚香告天思得至人指引以趨苦海願師示我以至道妾將練我性靈從師上遊清都視妾形骸猶蜚螂之糞丸鳴蟬之塵蛻耳

是惡能累我乎風月子矍然曰然遂以大還之秘授
之且囑曰汝根器甚大宜善自護持之毋替古蒼子
聞之曰善哉悔過遷善盜蹠可以爲伯夷用夏變夷
蠻陌可以爲中國商截人非天下之大勇不能

三仕人論功于洞江之澣至不相讓子陵先生聞而
出視之三仕人曰吾輩不虞有先生在以尺寸相爭
乃辱清問羞死矣孺子在傍曰先生奚笑若曰先生光
武之故人也光武帝天下以形求先生至則欲其相

助爲理先生不屈帝與同寢足加帝腹感動星象光
武終不能強送歸江湖萬世以此高之視吾輩猶鳳
凰之與鴛鴦矣孺子熟視曰然則微光武先生將無
以自見邪先生默然曰吾既不屈光武以行其志復
借光武以成其高陋哉誠有如孺子所誚矣可爲我
毀清風之祠碎客星之石吾將遵東海之濱以埋吾
名

隣嬾夜織盜有伺而竊之者嬾自傷不得於姑且織

且泣夜近闌矣起而欷歔遂就縊盜大驚疾呼竟得
救解李子曰噫夫一人也始而窺同行竊至爲無耻
繼而怵惕惻隱何其仁也克一無耻而惡不可勝道
克一惻隱而仁不可勝用天下惟中材爲多或可以
爲狂或可以爲聖幾希聞耳古人有取士於盜者以
此其轉移在機其克養在習其鼓舞駕馭在上
真君曰吾一十七世爲士大夫身未嘗虐民酷吏則
人之急濟人之乏容人之過憫人之孤一心如此聽

命于天若依此行天必降之福饒一着添子孫之福

壽退一步免隙駒之易過忍一言免駟馬之難追息

一怒養身心之精神

已上塵外玄談

真君曰人子不孝自有天條誅戮無罪殺兒是殺天

下人民也身死必墜地獄

梓潼帝君救劫寶章

關黨童子與互鄉之童子將見夫子及門關黨童子

曰余欲速成者也而互鄉童子曰余與其進也塞上

有逸馬之翁者鄰人往唁之翁曰余焉知其非福也

月餘馬以駝來鄰父往慶之翁曰余馬知其非禍也
翁之子與慶者群而觴病災而盲其目隣父再往唁
之翁曰余又焉知其非福也無何徵兵出塞而盲子
得以病免塞外之兵覆而盲子得不及于難三一子
曰童子之見詖進詖退塞翁之馬是禍是福夫天之
道若張弓然高者下之抑者揚之豎亥不能窮而隸
首所不及算也唯和衷以任外至而終不我禍此不
出戶牖以知天道童子何知而塞上之翁達者也

延陵季子之劍今昔多其信人焉然使死者而有知
也則可使死者而無知也是以千金之鴻寶而懸之
一坏土前過者俯而拾之且咲于尾生梁下之行矣
奚益哉毋乃好信不好學也水鏡生曰士之自處與
處人也竭其中不計其利害全其盟不諄其死生彼
哉朝秦而暮燕面張而背陳皆或益或損之計舛也
延陵季子寧直爲俠骨卽進諸久要不忘之誼可矣
編駒之隤上有松苗自折而萌自萌而葉何以別于

子之生哉竟也亭亭磊砢于青霄做大冬適于棟樑
之用不則亦引百尺之絲伏千歲之苓爲世良餌抑
有草苗者自芽而芽自芽而葉猶然松也天天萋萋
長不及尋爾其豐茂牧豎憐而芻焉歲月小更萎就
荒落形容枯槁莫言俯拾間交雜之董共僮父之一
東爾矣管子有言褚小者不可以懷大綆短者不可
以汲深夫若是者命有所成而形有所適也今夫唯
草不參于天物之分定故也奈何詭天家之譽則賈

琵琶奏新曲矣結冰山之知則吠竹籬舞高麗矣救
社鼠之謹則美蓮郎彌子姓矣甚且甘心端士盡臣
以冀一時榮遇而國家之幾事千古所姍笑皆有弗
恤意謂好官自我爲之而詎知夫腐草之不足摧而
松栢則挺然獨秀也

漢郭况家號金穴偷兒往窺穴阨者三獲之司警者
以奉楛訊焉司警者曰國有四民民各有業不知務
此而爲盜黠偷兒曰獸窮則攫鳥窮則啄與其窮死

寧盜以活司警曰禮義廉耻生人之紀藿食牛衣一時窘耳寇盜奸宄百世不遑儉兒曰謾藏誨盜天道惡盈况有麗譙垂珠若星自我致寇而胡尤人司警曰天地之間物各有主苟非吾有一毫莫取非有取之是爲禦人三尺有誅法在必行儉兒曰吾今後知有法矣大盜橫行何獨無法司警曰願聞儉兒曰堯趨禹步不皆聖詰朱輪丹轂不皆村傑華冠縱履不皆原憲辭封蹈海不皆魯連世盜其名而小人盜其利盜利者并其名而捐之盜名者則并其利而府之皐陶爲土司寇爾詰將在所討抑在所赦司警喟然曰而行靡臧而趣区羊王用三驅迺失彼狂遂釋之矣

丹穴之鳥爲鳳蹈五常苞九采拓垂天之翼而西焉有隨吻者善毀者也語人曰黔羨哉鳳也翩翩以文炫斯世而棲則以梧藉繫援耳食以竹實饒者易爲食耳果有道見而無道隱則何剖胎斲脛之世鳴于

岐山殆借文王以自解矣言未已騶虞過焉吻豸騶
虞曰女也人面而獸心乎是以虎其章而羝其角其
不食生物者乃襲仁之蹟以自文者也蟬聞而鳴不
平自朝至于夕陽吻曰唉此所謂多言而躁者也吸
露飡風殘喘幾何而乃唯日孜孜爲人耶千里馬忿
而往蹏馬吻大言曰語云骨勇者女之謂矣食則蓋
粟一石而力不加諸凡馬秣與支遁輩比周爲黨遂
遺其羸以相名高耳德不足稱也或以告節俠俠也

噓氣成虹將挾匕首甘心焉三子沮之曰美服患
人指高明逼神惡此理之常無足恠也誰毀誰譽俾
尼一直道焉泊乎孟氏則不虞之譽求全之毀操心
何如其危而元和以後非忌者則疑者二黨分而舌
戰五鬼駁而唇攻欲加之辜何患無詞不獨隨吻之
子然矣况乎鳳凰靈于飛鳥騶虞仁于走獸神駿空
乎凡馬者柰之何免于今之世邪蟬無當于清評而
爾節俠者毋若孺子然虛博浪之一逞可矣

不夜之山藏蹙虎焉其頰的然其錚鏦然其蹠鏗然
其咆號響山谷其歛齧搖草木猛哉虎乎獵者張羅
以拚群兵以驅設陷穽以獲而裂眦如電噴沫如漣
跳而負嵎如翼莫敢前也它日餒闕環堵之側攫圈
豕焉舍人子嬾出而三尺童子倚門望之不知其爲
虎也咄咄爲呵而虎舍所攫以奔豈蹙虎之之威猛
于獵者而反遜三尺之童子哉虎有童子之有其真
誦也故曰張也慾焉得剛

劉寵自會稽太守徵父老齎百錢贖之寵唯選受一
大錢今之選大錢而受者夥矣非漢吏之廉也東夷
之女寡爲納私壻而慕諸夏不嫁之節非貞節之義
也蒼梧媯娶妻而美讓與其兄非禮之讓也唁友無
子以已有子之婢假之而友亦有子非母子之倫也
名與實訛諄世有其名是而其實非者心與跡訛清
世有其跡否而其心得者愚奸雄之僥竄入以自解
焉是以君子先遠嫌也

潘安貌美每行群姬以果擲之常滿車張孟陽醜每
行小兒以瓦礫擲之亦滿車長頸烏喙無陋于大禹
者而地平天成世頌爲神澹臺子羽獐狝可畏乃行
不趨徑見必自公言偃多其端品王衍風儀高徹比
之瓊林瑤樹乃執麈尾爲譚世且薄之九方歎之於
馬也得精而遺麈謂人而可以皮相乎善乎孫卿子
曰相形不如論心論心不如擇術形不勝心心不勝
術術正而心從之則形相惡而心術善無害爲君子

也
東門坦者將之野歷三家之市而無不粉無極于壁
也者問之則曰野有虎將犇于市以是禁之東門坦
者鞮然曰曾參殺人慈母之織自如也有告殺人者
三而卒投慈母之杼則所傳贖也宋王欽若如鬼如
蜮內移王志外奪相權亦足稱材流矣而出守天雄
軍束手無筴祇脩齋誦經爲是足以退黠虜則何異
粉無極于壁爲禁虎哉

和五侯之鯖者藉菽醢爲調然而味非其類也染墨
子之絲者本素紵爲質然而色非其類也結九千人
之黨者舉鼓角爲號然而信非其類也辭曰方以類
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居今之世豪傑之士能自躍
于鵠立之班魏爲類也哉宋之寢人有夜半生子者
舉火燬之謂貌之不類已也而殺之者殆亦衆矣故
夫取南山之蘭襍北山之蘭十黃帝不能分味相似
也牽牛蹊人之田而反謂田苦牛足者情相似也拔
淮陰于宵奔之尉辯武穆于斧鑕之囚豈盡無人而
類者寡不類者衆焉則遇有所獨奇也夫英雄豪傑
欲爲天下任事也殆亦縣乎其遇矣

虎生三子其一必豹然虎之取其二子也其一未及
澤霧而以餉山神鶴生三子其必一鶴然鶴謂黔足
者之非其取也未及頂未而投之地下始也並巢而
生旣也交翼而哺竟也異已者則投之而不異已者
則謹視之唯恐不長何物之情偏所好耶豈唯物情

兄弟鬩于牆矣豈唯兄弟友好貳其心矣申包胥伍員同調友也而卒乃覆楚興楚蘇秦張儀同師鬼谷子而卒乃衡秦相秦豈惟兩人鄼侯一人耳始而薦韓終而屠韓何嚮者愛之欲其生後則惡之欲其死也毋抑物之恒情哉已上三一子

廖德明爲廣東提舉刑獄有鄉人爲主簿者德明聞其能罵之會德明行縣簿感其知己延之悉假富人觴且甚盛德明怒曰一主簿乃若是侈耶必貪也於

是追還薦章讐念在明州嘗欲薦一幕官問曰君日費幾何對以十口之家日用二千讐驚曰吾爲郡守費不及此屬僚所費倍之安得不貪遂不薦觀二子舉動如此然則居位者豈可不以貪爲戒以廉自勵乎

晉何曾食日萬錢日無下箸處曾子卻一日之供以錢一萬爲限任愷踰之一食萬錢日無可下箸夫鍾鼎三味有限而口腹之欲無厭古稱饕餮養氏豈復過

斯人與書之以戒其頗頷者

唐王起跋歷省寺三任節鎮而昧於理家俸入盡爲
僕妾所有耄年寒餒至於伶人分月俸以自給嗟乎
祿仕之士不能樽節稍豐則飫及狗馬稍歉則困彼
妻孥晚節苟得盡棄其生平矣夫以王相國德望名
品稅駕至此人可不思儉以自豐乎

石崇與王愷竟以靡侈相尚卒召墜樓之禍方其被
收歎曰奴輩利吾家財收者曰知財致害何不早散
之齊曹武被收歎曰諸人知我無異意所以殺我政
欲取吾財貨妓女耳觀此則聚斂肆奢皆殺身之媒
矣可不戒哉

晉阮籍志氣宏放居身在禮教內與兄子咸爲竹林
遊子渾亦有父風不飾小節籍謂渾曰仲容已與吾
此流汝不得復爾咸之縱情越禮義甚於籍者籍與
遊爲群從昆弟以放達爲事籍病之弗許然則籍胡
爲縱於已而欲禁厥子既有取於咸而胡弗許於群

從昆弟籍豈不知其所爲之非哉何曾嘗面質籍背
禮敗俗之人又勸司馬昭宜擯籍四裔無令汚染華
夏此可爲罪籍之斷案矣
王衍居宰輔之重而營三窟爲自全之計然清談倡
亂身名俱殞終不能以自全也漢張安世以父子封
侯太盛而爲延壽求出補宋謝瞻見兄弟並爲侍郎
將軍位任顯密乞貶弟晦以保門戶彼之求以自全
者蓋異乎狡兔公之計矣

魏文帝既立爲嗣喜因抱辛毗頸曰辛君知吾喜否
君子於此有以知其器之不宏唐莊宗入梁喜不自
勝手引李嗣源衣以頸觸之曰吾有天下卿父子之
力也天下與爾共之識者有以知其業之不遠矣嗚
呼二君何足道哉劉先王之得蜀也於涪置酒大會
謂龐統曰今日可謂樂矣統曰伐人之國而以爲懼
非仁者之兵也先王醉怒曰武王伐紂前歌後舞非
仁者邪卿言不當統退先王尋悔請還先王曰向者

之論阿誰爲失統對曰君臣俱失先主大笑宴樂如初夫先主襲奪璋權以濟業昔人譬諸斷手全軀何樂之有而酣醺中失辭如此季漢之不能恢復舊物其器固亦有所未優乎茲盈滿之所以當戒也

唐益州新昌縣令夏戾彪初下車問里正雞子一錢幾顆曰二顆乃遺十千錢令買三萬顆謂里正曰吾未要且寄雞母抱之遂成三萬頭雞經數月長成令便與我賣却一雞二十文半年之間成九十萬又問

竹筍一錢幾莖曰一錢五莖又取十千付之買得五萬莖又謂吾未要且須林中養之至秋成竹一莖十錢遂至五十萬其貪穢不道如此嘻今日之君子蓋不啻但如處所爲彪猶費本錢耳可無戒哉

異物志翠鳥先高作巢以避患及生子愛之恐墜稍下作巢長羽毛復益愛之又更下巢而人遂得而取之矣水經注猩猩知往而不知來封谿山谷間嘗有數百爲群里人以酒糟設於路側織草爲屐更相連

言外錄 六卷
結猩猩見酒及屐知里人設張則知張者祖先姓字
乃呼名云奴欲張我捨爾而去復自再三相謂曰試
共一嘗及飲其味逮于醉因取屐而着之乃爲人所
擒輒無遺者鳥獸含生非不知患害之當避而愛動
于中欲牽于外始戒終忘以至斃人之智其賢於翠
鳥猩猩者幾希

唐張楊尚書少子壹聞古方術說壁魚入道經函中
靈食神仙字身有五色人取而吞之可致神仙意遂
惑之乃多書神仙字碎剪以實瓶中捉壁魚投之冀
其靈食後不能得竟成心疾張氏子之癡也不亦可
哀哉世固有讀聖賢書竊其言以求濟已私欲者其
爲喪心抑又甚矣

山雞自愛其毛終日影水自眩則溺人亦有溺於自
愛者芙蓉山有異鳥其名曰鶻愛形顧影不自藏爲
羅者所得士之罹於世網皆由其不肯自藏之故爾
夜蛾撲燒燈燭驅去復來弗至焦爛弗止利祿聲色

之在人徃徃甘其心而死之何以異於是哉

昔人記王彥伯醫道行時列四五爐爇藥於庭老幼塞門彥伯指曰熱者飲此風者飲此既飲而去翌日各持金帛來酬無不効者及後時還身自多病察脉按方不能愈也今世人功名之會大都亦類是耳世人可認爲已物乎

唐寧王善識馬一日賓客宴集有馬牙人鞫神奴請呈二馬寧王卽於中堂閱試其毛骨形相神駿精彩衆賓觀之不相上下王顧問神奴其價幾何牙人先指此一千緡次指此五百緡王令左右如言付錢馬送上廐衆賓莫測其價懸殊卽共咨詢王曰諸公未喻當爲驗之旣令鞭轡馳驅復徃數四笑謂座客辯優劣否皆曰不知王乃顧千緡者曰此馬緩急百返蹄下不起纖塵顧五百緡者曰此馬十過之後頗生塵埃以此第其價之多寡座客皆服遼女里姜識馬見數馬跡指其一曰此奇駿也以已馬易之果然金

移刺荅善識馬鬪馬于市見良馬雖羸瘦輒善價取之他日果良馬也爲國家求士者有如此人識馬者乎此士之所以願爲知己死也

黃忠宣叅贊留都機務每事先籌付襄城伯襄城伯敬信公比視事皆襄城伯處分公不出一語或以爲言公曰體當如是且汝見守備何嘗一事錯

謝文正在內閣乞致仕薦吳文定王文恪二公以代已極懇至對劉文靖曰遷非私於寬也寬之科目先於予年齒長於予聞望重於予予越次在此吾心慙焉一時恬讓之風感動中外

唐德宗召朱泚入朝以幽州兵在鳳翔思得重臣代之盧杞忌張鎰忠直爲上所重欲出之乃對曰鳳翔將校皆高班非宰相莫鎮撫臣請自行若以臣貌寢惟陛下神美上乃以鎰兼鳳翔節度使明年鎰爲部將李楚琳所殺李希烈陷汝州杞素惡顏真卿挺正敢言欲出之會上問計杞曰誠得儒雅重臣爲陳禍

福可不勞軍旅而服顏真卿三朝舊臣名望海內人所信服真其人也上乃遣真卿宣慰爲希烈所殺李揆有才望杞畏其復用遣爲吐蕃會盟使上謂杞曰揆無乃太老對曰使遠夷非諳練故事者不可且揆行則自今年少於揆者不敢辭遠使矣揆乃行還至鳳州卒余謂杞之惡鑑也謂鳳翔將校非宰相不可鎮撫其惡真卿也謂真卿四方所信可不勞師而定其惡揆也謂練故事揆行則人不辭遠使此言非有

彰也而三正士爲之出何其易也噫非明君其誰能悟奸人之術德宗之愚時弗之覺也無怪已

漢靈之世追治鉤黨或謂李膺可去矣膺曰事不難罪不逃刑臣之節也吾年已六十死生有命去將安之乃詣詔獄考死郭揖欲引范滂俱曰天下大矣子何爲在此滂曰滂死則禍塞何敢以罪累君父今老母流離乎張儉亡命所經歷伏重誅以十數連逮收考徧天下夏馥聞之歎曰孽自己作空汗良善

一人遊死禍及萬家何以生爲馥之譏儉良是馥剪
鬚變形入林廬山中隱姓名爲治家傭人無知者視
膺滂或生或死其賢孰愈袁閔見時方險亂而家門
富盛嘗對兄弟歎曰吾先公福祚後世不能以德守
之而競爲驕奢與亂世同爭權此卽晉之三卻矣乃
築土宇于庭潛身初范滂等非許朝政自公卿以下
皆折節下之太學生爭慕其風申屠蟠不以爲然歎
曰昔戰國時處士橫議列國之主至擁篲先驅卒有
焚書坑儒之事今之謂矣乃絕迹於梁楊間自同庸
人滂等果罹黨錮之禍郭泰故太學生也雖好臧否
而不爲危言激論獨能免怨禍于濁世司馬溫公稱
泰旣明且詰以保其身蟠見髮而作不俟終日當時
黨人所不能及信夫鍾皓子瑾與膺同年膺祖常云
瑾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膺妹妻之膺謂
瑾曰第何太無皂白瑾以白皓皓曰國武子好招人
以致怨今豈其時必欲保身全家爾道爲貴張讓

父死歸葬穎川名士無往者讓耻之陳寔獨弔焉及
誅黨人以寔故多所全宥此其先見遠識不亦明哲
也乎宋韓魏公惟務容小人黑白不太分故小人忌
之亦少如富范歐尹常欲辨君子小人忌怨日至朋
黨亦起及其極君子消退鉅公大人有不能出力救
之者方諸公斥逐獨公安焉一日王君貺見公謂稚
圭不如拔出彼黨向這下來公曰琦惟義是從不知
有黨君貺不悅而去後來扶持諸君復起皆公力君
子立朝其可不知此也哉

章文懿僉事一考至吏部年四十一乞解官吏部尚
書尹旻慰留之辭益力遂詰之曰不罷軟不貪酷不
老疾如何可退公對曰古人正色立朝某之罷軟多
矣古人一介不取視民如傷某之貪酷多矣年雖未
艾鬚髮蚤白亦可謂老疾矣請一退之足矣尹公無
然嘉歎特爲具奏得從所請旣歸閉門却掃不入城
府力耕以自給四方子弟執業雲從名卿隱士接軫

于門家貧刈蔬脫粟而餉之或諷爲文章曰小技爾
予弗暇請著述曰儒先之言至矣盡矣刪其繁蕪可
也家食二十餘年公卿臺諫奏薦無虛日咸以出處
卜治亂焉 孝宗勵精圖治思得醇儒宿德以變士
習特起公爲南祭酒公遭喪力辭 詔復司業攝監
事虛位以待終制再辭不獲抵任三年滿以老不能
赴京給由懇辭不待報而歸 憲廟更新大化特陞
禮部尚書公復懇辭致仕自筮仕九轉以至八座屠
官歷俸僅一年難進易退之義世尤高之時逆瑾擅
權名卿多遭黜辱而公已先幾去矣

漢武帝立衛子夫爲后妃三弟封侯貴震天下天下
歌之曰生男無喜生女無怒獨不見衛子夫霸天下
唐玄宗寵貴妃楊氏三姊並爲國夫人出入宮掖勢
傾天下天下歌之曰男不封侯女作妃君看女却作
門楣嗟夫女寵之禍何代無之

唐穆宗長慶四年事宦官欲請郭太后臨朝稱制太

后曰武后稱制幾危社稷我家世守忠義非武氏比
太子雖少但得賢宰相輔之卿輩勿預朝政何患國
家不安自古豈有女子爲天下主而能致唐虞之理
乎取制書手裂之太后兄剗聞有是議密上牋曰若
果徇其請臣請先帥諸子納官爵歸田里太后泣曰
祖考之慶鍾於吾兄以此觀之郭太后其賢矣哉乃
其族人無媿邠陽裔矣

已上續自警編

六卷終



